書

愚伏集

卷五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上西厓先生 庚子

獻歲發春伏惟道體起居萬福區區欣賀實切下誠經世病縮度日僅免他撓私居貧約無由以時致人候起居惟是嚮往之情不能食息舍耳冬間伏承垂復謹悉示喩曲折第於淺見有不能無疑者草野之人憤忠賢之受誣悶國事之日趍於危亡不得已而出位犯分願一言以報國其於義理固無不可而事勢之利害便否有不暇計况其言其默又非人所能

與若沮撓而使之默則亦可慫慂而使之言耶若然
則不足爲草野之淸議也但聞其事遂寢云善人在
患飢不及餐末世豈復有此事耶却是怵迫禍福之
見勝耳近聞時議再轉如火益熱所謂黨錮傳不須
讀者眞可念也首揆出城已久未知近作何狀狼狽
想亦不能久於朝良可痛惜在易困之彖曰有言不
信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竊恐此老
作事見不得此等而其忠誠直節世不多得可敬可
敬相去隔遠奉拜末涯何緣盡此衷曲此非轉便故
畧陳所懷而多少非筆札所能悉只祝爲道加愛以

慰士望

答西厓先生

數月來爲農務所困不得一候起居此雖私居者實狀有近於舍館未定之對寤寐馳想徒切悵惘日者因山陽人伏承台翰謹審台候攝理萬福不任欣賀第信後日子已多不省此來炎歊道體起居何如區區傾仰與日俱積前上致仕文字聞爲該官所防悵李許兩宰知先生未亶遂誤此好機會也經世須爲痁暍所苦今幸少蘇而元氣未復閒中日月爲病懶所占取者十居六七日用雖不敢廢書冊之功課程

不嚴昏憒常勝悲歎如何朱書節要曾借於人而卷帙不具近且督還殊以爲憫春間見李友堧自言蒙台慈以此書相付不敢受來云伏乞以其帙限歲月間惠下至祝至祝病蹤妨出入不得自致於江臺烟月之境隨侍杖屨日夕瞻跂神魂飛越

上西厓先生 甲辰

初冬向寒伏惟先生道體起居萬福區區下誠不任攢喜之私經世跧伏窮山無他與況惟時覺讀書有味但於反躬體驗處全未有毫毛得力買櫝還珠之戒深可懼也秋初伏蒙録示一絶莊誦歎玩有如陪

侍燕申於苔階竹影之間未覺形骸之異處幸荷無
已自不知道者論之則固或有認爲禪㨾者然究索
工夫到後自當有此境界如朱夫子所謂恨盲廢之
不早亦何可以捐書病之耶惟初學未可便向此處
理會或有流爲禪會之弊故嘗下一轉語云幽情全
與世情疎門掩空山一草廬不解覓心資玩弄閒來
遮眼聖賢書極知粗淺不敢不奉告以爲承教之地
耳朱書節要謹已拜留今世讀此書不善者何限敬
誦來教令人悵然第以先向蠶絲牛毛上尋討頭緒
爲病則末學不能無惑焉顏子見夫子所立之卓爾

由愽文約禮上做起今欲識老先生天高海濶底肯
次恐所謂蠶絲牛毛者不可不先尋討而遽厭棄之
若然則是欲爲一超頓悟者而已惟但於此處著力
不求之於統宗會元之地者方爲口耳之學耳區區
竊謂易先以但然後語意明白庶不誤後生輩眼目
如何如何更乞有以反復教誨之千萬幸甚聞累上
休致之章並未得請云前頭行止未知何決伏想一
箇難進字未肯容易舍却也末由趍候適逢醫局採
藥人呼燭附此不能一一只祝爲道加護慰此瞻慕

上西厓先生稟目

院占地在山腰勢不平衍層層除地設廟堂齋樓逐層有階屢級而廟前堂後之階則又高數仞許廟與堂雖相直而高下懸絕似無背坐未安之礙以上下言則上廟下堂以內外言則內廟外堂自外而觀之位置齊整入其中而視之等級截然而廟與堂俱占中央不偏之位似爲恰好今欲依此排設但念易東陶山廟宇皆在堂後東偏有如家廟之位當時排置深意雖不敢測知而竊以事勢度之則兩處地勢平衍廟若正值堂後則面背相當前後遮掩日用周旋之際亦多不便其勢必須稍就東偏使相參差此外

如無他義理則今之立祠位置雖不相同無害如有義理必從東偏爲是則地勢之偏正位置之參差皆所不計望賜開示

附西厓答

地勢雖下背坐終是未安易東旣經先生指定其制必不苟姑從易東之䂓近東恐無妨

廟中位次以中爲尊古無此說而創於 皇朝帝王廟亦伏羲居中其是非得失非所敢論然禮曰席南鄕東鄕皆尚右西鄕北鄕皆尚左古人之坐皆從一頭排起一二三四循此而坐至於太廟祫享之坐雖太祖居中

而此非一行之坐太祖居西則乃是不遷之本坐羣昭羣穆之祫入者左右分坐南北相嚮其次序行列整截不紊今作一行南鄉之坐於北壁之下而以中爲尊則既不應禮經尚右之文又非太廟昭穆之坐而左右交互之序疑於錯雜今從朱子神坐尚右以西爲上之說爲定似不必更究神制未知如何今文廟之坐乃是聖師中堂羣弟環侍之象其左右分行又與昭穆之坐相似與此自不同

附西厓答

皇朝近世諸儒之議皆以中爲是然其言之合義與否未可知從朱子尚右之說以西爲上亦無妨

朱子書有濂溪兩程祠堂記又有四賢祠記其坐次排置必有已行定禮更詳考得據而行之則尤善也

書院當有名號而未得美名或欲因其地名而號曰洛淵（兼取伊洛淵源之義）或欲摭其事實而號曰道南未知何者爲勝或俱不穩貼則別錫嘉名以賁道宇尤爲幸甚

附西厓答

道南之號甚美且與易東義相近恐不須他求如何如何

與鄭寒岡 丙午

十年離違一心瞻係即玆秋凉伏惟道體對時萬福因士友往來得聞卜地深處作泉聲山邑中計活根此病蟄之蹤無緣陪侍杖屨於燕申之地以釋滯吝耳經世蒙幸于天受用間中歲月不爲不多省愆圖新以求分寸之進此其時矣而因循放過遂成蹉却半生窮廬之歎雖切無補奈何奈何惶稟此州文廟之制凡百草創近方謀備簠簋籩豆爵而其形體制度不曾理會過五禮儀圖註草略又不足徵欲考儀禮則此無其書恐不足以盡於大事兩生爲此進去伏

望一二提耳使得遵依而不失其制幸甚別紙所禀亦望細思批教如何

別紙

旁親無後者今人多於廟中就東壁下安其主按朱子之說伯叔祔于曾祖之旁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祔曾祖母東邊安又曰遇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旁親祔祭者右丈夫左婦女不從昭穆了在廟却各從昭穆祔其答萬人傑妻喪問目曰祔祖母室歲時祭之東廂胡氏曰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傍據此數條則凡祔位皆當祔

入于本龕之內今安祔主於東壁乃是祭于正寢之
位而施於廟內必是考禮不審或於廟中未能備龕
室之制則無祔入之地不得已而坐于東壁耳今當
據禮各祔龕內無疑但有一節不能無妨礙如本位
應祔之孫或至三四則許多神主同入一龕必有狹
窄難容之患且如主人有亡妻旣祔于祖妣又有兄
弟祔于祖考則是爲嫂叔同入一室雖東西異坐以
生人之理言之則畢竟未安未知當如何曾見退溪
先生答學者問目正論祔位一事而今忘其文大意
以爲主人行禮於階下妻若弟祔在廟中未安當藏

之別室云雖與家禮本註及朱子祔內子之儀不同而亦家禮四時正祭妻以下則設位於階下之意也且朱子答陳焞妻喪問目曰祔畢於家廟傍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此則又是別室藏主之說依此行之又未知何如經世方立先人之室而適有此礙故謹稟○朱子曰妻先亡別廟弟亡無後亦爲別廟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此與家禮班祔條不同却可疑然弟與妻不可同祔一室之意則據此又更分明 圈下條是寒岡答而重刊時一依舊本編第已定故仍置變例

與李完平 元翼

獻歲發春伏惟台候起居神相萬福區區下情不任瞻傃經世伏蒙餘庇獲保賤命只以衰病日甚無緣望履爲痞痳之歎耳每念碩果在上幸不見食此殆天意而陽復漸遲白首野農猶有漆室之憂苦苦奈何只祝上爲 聖眷下爲輿望加護畀茵弘濟艱難

與李完平 己未

許歸無家等是漂泊猶念 聖明察其無罪爲之擯手窮僕寒沍伏惟台候起居神相萬吉第聞空乏之憂甚於在謫之日雖知固窮安命是一生得力處而區區傾慕之忱有不能不爲之悲歎瞻望德儀只隔

一嶺屛伏窮山末由趍候重念世道艱虞日甚一日未知此生能有承誨之期否乎思之悵悵經世宿患脚瘇之外幸無大病而叔父氣力日減食飮亦少又常患秘澁此雖老人常事不得不爲憂懼也伏想台慈必欲知之故仰達耳千萬何能縷縷只祝江臯歲寒加護萬重慰此瞻仰

與李完平 甲子

數日來天氣斗熱不審台候起居何如區區傾仰之誠未嘗食息置也經世供世不善厚招物議跋前疐後不知所處悶悶今早有人來言台慈以經世爲憂

至有欲同禍福之意云未知審否果爾則甚非平日
所望於相公也經世以一言不合之故爲人所攻而
去只欲存士夫廉恥而已非有爭於國家大計也相
公當凝然自持不動聲色以爲鎭定朝論之計喬嶽
不言而其澤自然及物矣萬一辭氣之間有一毫不
平之形則士論必有携貳之虞而國事將不可收拾
豈不大可憂哉竊計經遠之慮必不出此而或恐平
日見愛之深不欲坐視故不免驚動於或人所傳敢
此仰布此乃赤心憂國之見不但爲經世與相公一
時身已之計也萬一他日事機或變經世將陷於不

測之地則于時相公出而一言乃爲千勻之力也末
由面罄只冀台慈心鑒

答李完平

昨上一書略陳悃愊適值台駕在鞫廳未達而還不
意玆者走人郊外俯賜酬答辭旨懇惻莊誦再三不
勝銘感經世自揣甚熟豈不知冒據重地無所報效
而黽勉供職而不能去者只爲 聖明奬遇之恩出
於尋常耳今日何敢爲悻悻之色忍於永訣耶實以
受侮於人旣已不少嚐蹴之食乞人且不受身爲士
夫不可不存廉恥之防也欲俟一兩日上章乞遆或

恐 聖明不許則一向瀆擾實所惶恐旣出還入則
是爲以去要君不敢不敢到此極爲狼狽竊願台慈
於入侍之際以不妨暫遆以全其進退之義從容開
達則必有 允許之望伏乞留神不忘待時而發至
祝至祝

與李漢陰

伏以書院之設有關於蔵修進學之功退陶先生於
此甚詳而其居官處鄉之日所以倡率後學者亦必
以是爲急務自是吾嶺南書院之盛甲於東方殆至
比邑有之吾鄉素以文獻見稱而獨未之有焉自先

輩有志者皆懷憮歎兵燹之後家塾黨庠所在蕩然導率作成之規一切湮廢士習不善鄉風日渝末稍之憂將有不可勝言則書院之作在今日尤爲至急之務不可少緩議者雖或有民勞財匱時屈擧贏之慮而有所不暇計者仍念講習觀善之地必有廟享先賢之典吾東方道學之傳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有若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諸先生相繼而作講明洙泗濂洛之學使斯人得免於夷狄禽獸之歸者秋毫莫非遺澤而其生又皆在吾嶺南一道之內則吾黨後生欣慕愛敬之誠又非遠方聞風

之比昔張定叟立濂溪兩程之祠於宜春而朱子作
記以美其事夫以濂溪兩程非其土之人而猶且立
祠以祀之者誠以爲往聖繼絶學爲後世立人極其
德其功爲不可忘也況以吾鄉居嶺之上游爲嶺之
巨邑而合祀嶺之儒賢以表率嶺之搢紳宜無善於
此者遂相與鳩材合力選地于洛水之上以七月始
事十二月十二日上樑廟凡三間堂凡五間號曰道
南書院其餘齋舍廚庫則皆以力綿未遑焉竊惟此
係斯文重事一鄉大擧宜先稟定於台下故上年令
州士之赴擧入都者進達經始之意頃者又書與全

學正湜令面白營搆曲折伏想已獲關聽而口達之
說恐或不專謹此陳聞伏幸台慈照察上年伏聞台
慈以此事爲美諾以事完後當爲請額多士聞之莫
不感歎知台慈眷眷於吾鄉之事者甚盛且勤但今
非惟此處工役杳然未有完事之期相公亦方杜門
此等鋪張奬勸之擧留俟後日徐爲之謀並冀台諒
干瀆威尊不敢縷悉

答李五峯 好閔

春初聞台旌南下謹修候狀託之崔瑩中想爲台駕
退發日子已多故浮沉之也茲伏承台翰謹審行候

神相萬福慰荷交切世間萬事眞無所不有正使相對叟僕猶且說不盡況可以筆札道耶亶須付之忘言而已所祝爲時加護以慰瞻慕耳經世屛伏省愆粗以遣日前頭被製述之役作一大狼狽以此爲悶朋友多以 恩旣稽謝役又不往爲未安或至貽書誚責畢竟當作一行而 詔使之行無路的探道傳又多熒惑可歎如有所聞乞無惜示及深望深望

與李五峯

黃生赴擧回伏奉台翰如承謦欬於嶺中之地諷誦再四不能去手季冬寒冱伏惟台候起居對時珍衛

欣慕無已經世脚痛之證今年忒甚然亦不過廢躄
而已正使溘然亦没奈何所念千里相望際晤未涯
此爲恨恨耳詩帖頃日來自蒼石家珠玉之傍豈堪
着穢猶不敢全無一語以負來教題數行跋語以上
想一笑也萬萬不盡

與張旅軒

十年傾慕之勤而未獲一日承誨於丈席雖緣屏處
之蹤不敢爲越境參拜之計嚮德不誠之罪亦所難
逃每思之但切悚怍卽此霾炎伏惟道體起居對時
珍福經世力疾供職幸免顚仆甚無可言上來登對

之初首訪嶺南人材不佞首以左右對其時已以持
平 下諭有日矣厥後於筵中屢聞 王音傾佇甚
勤再昨於晝講進經世 下問張某予甚願見而竟
不來實有疾病乎抑有他故耶經世對曰自 上禮
待之意出於至誠必有疾病故不能趍朝矣自 上
欲進秩下召經世對曰辭卑受尊昔賢之所避不就
若然則病雖愈必不來矣大抵竊覸 聖意必欲一
來之誠溢於言表一向屛縮似於分義未安區區淺
見縱不能久於朝一來謝恩辭疾而還於賢者進退
之義似爲合宜未知高明之見以爲如何極知卷舒

之間已有成算而竊感 聖明如渴之望不敢不以悉告伏惟細量裁處甚善甚善千萬不能縷縷只祝爲時黽勉少回遐心

答金沙溪長生問目

賈疏所謂令裹親膚一句先後學者誤認今裏親膚盖由家禮及儀禮誤認以今爲令以裹爲裏之故也令公亦不詳察更考之如何賈疏所謂今乃指記而言也奇高峯所作握手說詳之也愚所作握手辨録上幷望斤教 右問目

儀禮云云愚按此疏家之說則左右手各用一握

手之義分明可考近世講禮者或云用一握手兩
端上下角皆有繫其設之分置兩手於兩端四寸
中各以其繫結之使之不散云未知何所據而然
姑以已見言之疏家所謂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
而已者握手通長一尺二寸三分其長則各四寸
乃就其中央四寸處摟斂狹小使其間適足以容
四指四寸而釋名所謂握以物置尸手中使握之
也又留其餘兩端各四寸不動以待裹手之際可
掩其手表之廣也又所謂長尺二寸裹手一端繞
於手表必重宜於上掩者屬一繫於下角者以其

握手中央四寸置之手內又以兩端各四寸掩其手表必重疊相掩云耳又所謂擫從手內置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繞相對者以長尺二寸之中央置於手內而所餘兩端各四寸重掩其手表則其兩端之廣袤繞與之相對而無過不及之差云耳或云繞相對云者謂其分置兩手於一握手之兩端繫之則其兩手繞相對而不散云若如是說則其重在於繫手而不在於裹手家禮所謂握手者裹手之義安在且襲斂以厚芘肥體爲重故覆面者曰幎目裹手者曰握手而此二物俱有著若以

繫手爲重則只用帛一端繫之足矣何必兌之以絭乎此亦可見也且丘氏儀節魏氏會成六禮纂要家禮簡易及本朝五禮儀具曰用二而無有用一之說則此亦有所考而書之又況經與記文如是分明鄭氏賈氏註疏之說又如此或人之不能分釋繳繞於文意是何意也姑記所見以竢知者

右握手辨

示握手說鄙生自十年以前作此見解每見人說當用一幅据鄭註辨之而但未知摟中旁寸必令當掌處狹小是何義意且疏云廣三寸中央又容四指而

已是乃令拇指在外又安在其裏手耶以此未免致
疑思之未透前夏忽有人來說用一爲是之意甚勤
而正說破平日致疑處以故不欲膠守初見意彼說
或是故前日以爲稟質耳非決以用一爲是也大槩
疏所謂繞於手表必重云者用一則說不行來諭得
之句絕皆精當只是記所謂裏親膚一句所以備經
文之未備文順理明自無可疑不知高明何病於此
而必欲改裏爲裹又改疏中令字爲今耶若如來說
則冐當於今字下着言字不當作如此短澁文句有
如始學語孩兒話也且令裏親膚一句在儀禮則猶

可如此讀在家禮註中則上面本無本經記裏親膚
一句又何可如此讀耶全不成文理全不成意味幸
暫舍是己之心參校彼此反復尋繹則不難見矣竊
想高明一生用力於冊子上遇有疑礙處必不厭濯
去舊見以來新意而何故於此等不當疑處便生疑
難不惟聞人說話掉却不信至以古今經傳文字指
爲誤印而輒加改易自作主張如此耶正使改得是
當已非古人和平審密氣象況未必是當耶此則恐
非但此一句論議上病痛幸願猛省而深思之更就
寬以居之上着力則芻蕘之言或不爲無益於智者

僭易及此不勝悚仄

吾家有唐本儀禮落張頗多借人之唐本傳書乃他件異本也皆作令裏親膚賈疏之意經言握手長尺一寸記言裏親膚所謂令指記文而古也來教以僕自作主張爲非鄙人謂儀禮鄕本誤印令公則謂唐本誤印亦自主張不肯更思何不反之於身而專責之於僕也將無同也令公多讀古文有涉躐不精之病儀禮及朱子大全分明見在之文亦謂之無有主張太甚不顧人言自是已見須求唐本儀禮考之改前日之誤見何如鄙家所有

儀禮二件數年前考示宋生浚吉使告于令公非
徒在此二件昔年考他件亦如此非我國本誤印
而何考唐板性理大全家禮篇作今裏親膚中原
人亦有如令兄之誤見者令兄所見亦非孤單也
賈疏之今裏誤書令裏致得前後學者爭辨不已
握手用一之說亦由於誤印故也其所謂裏者即
裏手之意朱子所謂握手裏手之裏乃由於裏親
膚之裏也若曰裏親膚則朱子何以曰裏手者也
乎惟記言裏親膚而此外經與記註及疏言握手
處絕無裏字朱子裏手之裏非本於此而何以此

右信裏字之是也若知裏字之爲是裏字之爲非
則決知握手用一之非也今裏親膚之文反復讀
之文理通暢無有疑閡但家禮註元非疏文短澁
周復撰集之時刪節如是令人難曉也更考儀禮
示教如何

握手說句讀明白儘無可疑惟是記文裏親膚賈疏
令裏親膚兩句本自文從字順而高明必欲改裏爲
裹終始堅執不肯聽人說話此深所未曉且賈疏一
款懸吐處未免崎嶇詰曲雖蒙再三提示終不敢聞
命高明若不暫舍舊見則竊恐終無爛漫同歸之日

可歎可歎
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䟽曰此四者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云云按䟽說雖如此於古禮不現未知爲某之喪服何等服乎可疑妾字下疑脫子字幸考示
尋常每竊疑之徧考儀禮喪服篇及圖並無妾服女君黨之文只疑䟽說或誤耳若如所疑妾下脫子字則下文當言君母之黨不當直云女君之黨如何如何
家禮期年服條下註楊氏曰當添一條姊妹既嫁

相爲期年服此禮亦見於他書乎儀禮及禮記不得考疑楊氏說誤恐不可從

謏聞寡見常以爲疑高明亦疑之矣但聞姊妹皆嫁不再降亦未見其出處只是理當如此

來示未瑩不降服爲期理當否依他人禮降服理當否

鄙語但指不再降而言耳而添條之疑猶自若也

童子未冠者世俗例加首絰其可乎首絰者緇布之頍項也童子未冠何缺項之有乎亡友申義慶曰按喪服章苴絰註云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疏

曰按士冠禮緇布青組纓屬於缺註云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之無笄者著組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喪服法吉服而爲之吉時有二帶凶時有二絰以腰絰象大帶明首絰象頍項可知吉時緇布冠無笄故用頍項以固之今喪之首絰與冠麻繩纓別而不相綴今言象之者亶取絰法象頍項而爲之至於喪服亦無笄亶用六升布爲冠一條繩與此全異也又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註云婦人亦有首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亦有苴絰以此而言婦人吉時雖云女

帶繫以絰爲帶而無頍項今於喪禮哀痛甚亦有
二絰與絞帶以備喪禮故此絰具陳於上男女俱
言於下明男女共有此服也以此推之童子及婦
人亦皆有首絰可見也愚按申生所引之言雖如
此縷縷婦人之首絰則家禮及他書分明有之童
子則未見其有明文不能無疑問于申知事叔正
其所見亦如申生然尚未解疑須示及
童子首絰禮無所攷而申中說煩複未曉其意來諭所
謂童子未冠何缺項之有者簡易明白恐攻破不得
儀禮圖初喪未成服前齊衰三年亦用環絰丘氏

儀節但服斬者用環絰其餘齊衰以下首不用絰
皆免耳按丘氏説與儀禮不同可疑
環絰儀禮及禮記並無齊衰以下不用之語尋常每
疑丘氏之言以何爲据以高明之該博亦未得考據
可歎
裹肚俗所謂裹肚夭盖者恐非也家禮裹肚之用
最在内乃屍體親近之物必是如今包裹腰腹之
物
裹肚來示無疑惟勒帛未詳何物昔年赴京時問于
漢人亦皆不知可歎後便示教

附沙溪答曰勒帛裹足也向年見漢人以布三四尺裹足至膝縛繞袴管者疑卽此物也

答金沙溪

役役卯申迄稽一造但切歉歎玆承令翰仍想起居珍勝不任欣賀之至史略註錯處甚多其大者如條不出兵覆曠闕損兩註亘是不成文理其他何可校數耶委質亦只是致身之義若以委贄爲言則豈不淺乎先王之制命士以上父子方得異宮兄弟亦異宮而同財然所謂異宮非如後世之各異家業特別其門墻而已故有南宮北宮之稱商鞅欲增其戶數

盡役民丁故雖父子兄弟禁不得同居雖一時暴見富強之效而三代教民孝友之風索然盡矣此等處以高明之見當不煩講評而乃以俯詢於空空員所謂以多問寡不憚下問感歎之極不敢不盡愚耳至於開阡陌之說朱子之辨不啻詳矣世人不察設有異見其陋何足辨耶

答金沙溪

再辱垂諭誨以不及深感盛意無以為謝室家之辨不惟爾雅釋宮詳之只看桃夭訓詁亦已知之矣然古文亦或有混施處故尋常見較變法處但意其立

法本意以刻核盡利爲主而不復致疑矣蒙示朱子語一條豈意其滿山枯木尚有一葉青耶奇哉奇哉但念秦非純戎狄豈有父子兄弟率其妻妾同室而宿者乎此莫無可疑耶此無史紀及朱子語類無由細攷然所示一條似在論語小註中何可置疑耶

答金沙溪

續承盛翰深荷不遺就審寒沍令候珍衛尤以爲喜經世病蟄已二日末由趍候但切忡悵平生讀書多失之鹵莽至於史學則尤不能致意今無以仰答俯詢之勤慚愧無已然讀史之法叅考興亡治亂之迹

賢否忠邪之實以爲鑑戒乃爲致力處如此等處雖
闕之恐無大害如何然此是不耐煩之病想高明不
爲肯可矣

與金沙溪

經夏入秋伏惟令候起居對時珍福經世推擠不去
尚此汩沒每想歸卧林丘靜趣益深眞黃鵠之與壤
蟲也前日賚來家禮考證三冊奔忙卯申未得卒業
而近有南歸之計恐留置客寓或致損失敢以附之
令胤之行早知如此初不敢借來古人所謂仕宦與
讀書背馳者眞名言也然聖人之言則曰仕而優則

學令人豈無公退之暇只是自家無惜分陰之志自
強不息之功程耳良可愧懼末由趍拜只祝燕申萬
吉

答裵明瑞龍吉○丙午

逐月得書非眷厚何能至此感荷就審新正以來侍
奉學履比舊增勝尤切忻慰經世齒髮如許而昏憒
益甚所謂頹塌無振奮意者在吾友未必然而僕實
有之矣來喻謂令人以決科爲事了叓莫管屈首劬
書此固然矣但何嘗見三字傷於迫切似非有德者
之言而其於待一世之士爲已薄矣孔子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聖人之言寛弘惻怛其
所以期望於人者一節懇似一節未嘗如此一筆勾
斷也故孔子順世無其人一句話先儒以爲全不類
聖人家法以吾人高明之見豈不念及於此耶得無
爲磊磈不平之氣所發而不自覺其言之過於激耶
若曰此乃自道而非所以許人云則又失於自畫而
非朋友所望於左右也今人所以不能專意向學者
亦豈皆所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耶正爲未決科
力分於舉業旣決科志奪於仕宦一向因循遂成枉

了一生今左右旣不爲此二累所繫絆高卧林丘前
頭歲月又不爲不富此正從吾所好俛焉孳孳之秋
也前書攝心之云乃是誠心奉告初非不堪當之語
何至避不自居必欲還訖爲辭耶恐非朋友間相悉
之道如何如何如僕六年閒居病懶相成雖不敢全
廢書冊之功畢竟是悠泛底活計如高架語類借得
來今有五年果能如所謂兀兀窮年則今已字字成
誦歷落在肚裏矣惟是不曾辦一兩月辛苦工夫其
看過處草草沒意味正如鶻圇呑棗不知酸甜其十
餘冊則鶻圇呑又不得全然未經眼前日頗要遲數

月者盖欲卒其業也今蒙督還甚急不敢再違謹已全付來人珠與櫝一併還矣慚歎慚歎其有誤字處輒敢標識固犯僭踰之罪矣其中一冊有淋染痕者則乃是原初借來時途中遇大雨未免透濕耳乞勿以汚壞律之幸甚千萬發積非書可旣臨紙惘然但有馳情

答裵明瑞

其論啓蒙一款高明之意盖謂圖書位數同異之說匹似於易無所當於筮無所用若是則雖不作亦可而其所以如此論著者是必有所當有所用而思索

不透未得其說云爾而不作亦可之下欠了一轉語若使善知言者觀之則必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於言句之外矣憒陋不敏不能及此反復來示然後始審其發於憤悱之誠此則距心之罪也慚懼慚懼但所謂自以爲已知已能而不肯問人以匿其不知不能之跡者僕雖無似平生最惡如此用心每讀中庸末章大學第六章及先儒攤飯門外敝縕中閟等語未嘗不三復擊節而深致意焉見人微有此等心術卽必心賤而色惡之故後生輩來問文義其所不知者則直曰不知而未嘗強說杜撰以爲知常日讀書時

疑難滿肚隨手拈出錄成一冊名之曰思問錄又畏人誤以講學之名歸之且覬其有少進益而自通透未嘗以質於人實不敢妄自尊大作爲聲勢以享前輩之名如來教所云也千萬勿以此見疑若以此相處則亦可以告絕矣至其論寒暄一蠡處則淺見實與高明之見不同而前日作報時被來使督索不能究言今請亶之二先生造詣之淺深有非末學所窺而又未嘗著書立言無文字可徵前書所謂未有端的可據者正謂此耳非訾毁二先生謂無端的工夫也何敢以此致疑於左右耶然而儒先景賢二錄皆

退溪先生所證著而二先生立志之大講學之篤制行之高大略具焉設使衆言殽亂猶可以折衷於此矣况今從祀之議遠近同辭乃所謂百年論定者於是而別生意見別立論議有若爲異論立赤幟者竊恐高明或未之深思耳延平之未與兩廡之祀前此未曾知孤陋是愧少時執籩于州序只謂延平在廡內未曾致疑目今無五禮儀末由檢考想高明必有攷據乞後便批誨果爾則誠千古之闕典百王之欠事高明旣切尊賢尚德之誠則聞之吾　君轉奏天朝以修舉曠典乃爲偉事不當反据欠闕之典以爲二先生不可從祀之證也胡文定之立祠陳俊卿

陳良翰執小節以疑之魏元履之所扼腕朱夫子之所慨然者高明又不當引此自諉以人之唇舌不可禁者爲當然也虞史之稽堯舜子貢之稱仲尼乃是形容贊美之辭朱夫子之論楊謝侯尹乃是辨析其所言之義理正所謂不容毫髮差處凡此皆與所謂方人自不干事孔子之論韶武宰我之觀夫子果有比較之意而其本心所在主於推崇聖人而權衡尺度又無毫釐黍絫之差未可容易援以爲例也今高明若於黄卷尚論之際泛比二先生於延平而論其高下則聽之者當慮其推崇之太過必不以訾毀見

疑今論二先生從祀之可否而遽引之於延平曰延
平亦未與俎豆云則竊恐本心所主與孔子宰我論
聖人處未免有南北矣安得不召鬧於人而取恠於
世耶來書有光偃然等語軒輕太過亦似未安如何嘗見朱先生之論有兩
段和靖錄中說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而朱子善之
曰今人往往見二先生兄弟自許之高便都有箇下
視前輩意思此俗不可長和靖之言要當表而出之
又曰今世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
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此二說
雖若自相戾病有剛果柔懦兩種故藥亦有兩種今

以吾兩家氣質偏處各審其證各求其藥則僕雖懵
於醫方竊願以後一藥常自喫服而以前一藥備左
右瞑眩之用未知能肯受喫否耳前日借看語類時
其印本誤處謹依先賢疑當作某之例輒注圈頭蓋
不敢物我於左右而輕率僭妄之罪誠所難逃承有
不知本語出處而妄評者尤不勝瞿然驚惕之至儻
非高明指出開示淺陋何從而知之伏乞因來不惜
一一開錄批誨以發其蔀仍命侍者悉行刋去使免
得罪於外人千萬懇禱吾鄉先正果有主困知者而
不至於右性惡又未嘗並論於五賢此則傳者之誤

也嗚呼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今旣自家心地全沒整頓而乃欲以謹寄奉規於左右宜其言之無力而未蒙採納但念友朋偲切之道惟當隨所遇而盡其心不當以吾知未至吾行未力而恝然於忠告之事至於君子聽言之道則但當觀其理之得失而爲從違不當視其人之賢否而爲進退來書亦論此理此固至當之論也是故聖人擇於狂夫先民詢於芻蕘曷嘗曰汝有此過汝有此失何以責於我云耶今左右見僕妄作未嘗以一言相責乃於一字不合之後始擧而數之曰楚雖失齊亦未爲得又曰恐未及

責人而自責之不暇只此全不似君子虛受人底氣像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矣竊爲左右恨駟馬之不及舌也鄙性狷狹不能曲相阿徇又幸粗知朋友之義故向來奉規於左右者亦非一再左右亦嘗樂聞而不以爲忤故頃蒙詢問不敢隱其所懷盖有恃於好察之量也不謂認爲誚斥全不容耐滿紙縱橫從頭至尾都是當街打人攘臂詬罵底氣㐫不審數年閒中讀了聖賢書因甚養成此氣象耶不宣

答申叔正 湜

病卧海濱懸戀方苦忽承令翰甚慰幽鬱第審疾

爲患想亦非久當瘳鄙生患在心腹徂夏入秋發作無常旁無明醫良藥以救之憫撓度日甚無好況齋文因此久未就非敢忘也別紙所示甚見好古之意生於向年讀大全時疑處頗多而究索不出示兩疑正愜鄙見一笑竊意五間八架雖與殿屋四棟之制相似而今俗多用之況與四阿又不盡同恐不嫌於僭神座在西東向祭者自户入西向拜甚得若欲從古此似無疑但念室制太深雖有户牖爲前面堂楹所蔽恐難納明朱夫子所謂宮廬之制皆已不宜於世者雖未必專指此等而亦不得爲穩便況來示欲

以東西廂爲左右齋夾室以藏書冊古者廂爲堂夾爲室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皆房室者是也今以廂爲齋則士子恒居之所必安土床然後可以夾藏書則經史尊閣之所當用抹樓是未免爲堂室換位不得純於古制如何如何講行古制固是盛事其不便宜處恐不必泥蓋非義理是非所在故耳此是循常之論想愽雅之見必笑其陋矣鄉約凡例極便於遵行跋文所論規過一節亦甚精確不勝歎服此間方欲行此而今所必有他本故原本謹留置耳千萬非紙筆可旣只希心諒

答申叔正

續承令翰教誨鄭重雜以嘲笑奉讀喜歡如聽善戲於燕中之地幽欝爲之醒快天下只欠反老還童之藥數句不惟豪氣動人乃是理到眞切語但所謂湔腸滌胃非華佗不可用用則必殺人何令教之太快耶歌歌鄙劣平生所著皆是古紙上工夫知之而不能行者何限不獨於醫書爲然思之及此又深慚歎耳厦屋之制曾於朱子大全中略攷其髣髴而未透處頗多故前日率爾之答不得與高見默契初非不經眼於其書而泛然應之也今則本書不在背念不

起尤不敢奉報但以所見此屋本五架五間之制而
中三架三間爲正堂後楣北三間中爲室左右爲東
西房其東西兩序外各一間亦分前後前爲東西廂
亦各東西堂蓋與中堂雖隔墻壁而位次則相並後
爲東西夾室亦與東西房隔壁而並位此所謂前皆
爲堂後皆爲室也其前楣南五間則中一間謂之兩
楹之間左右各一間謂之東楹東西楹西又其外各
一間謂序端竊料其制大槩如此故切疑以廂爲齋
以夾藏書未免堂室換位今承鐫誨猶未瑩然無疑
於今見以此觀之書札之不及於面論審矣前堂後

寢之制不知別有三間單屋每以後室當之故前書以不得明快致疑承示甚愧孤陋但此語似不載朱書釋宮篇未知見出何書乞於後便示及至仰至仰古之主奧者在西東面入者自户内西向而拜乃是生人之禮故祭時亦於階下西向而拜者與奧相對之義果無拜於户内之禮而前書泛筆錯了可歎可愧但念燕寢之制若正在正寢之北則今以爲廟終有背坐之碍恐不若就寢東占位蓋此亦三代之制試考儀禮冠禮篇迎賓入每曲揖註疏則甚分明如何如何

答韓益之 浚謙

前書中滯前月望後始得披承未經旬又得後書竊徂春入夏令候珍攝萬安慰寫無已仲夏向熱想益清勝食貧自是吾輩常分只恐謫客尤甚然亦安之而已眞是奈何他不得也文字疵病處蒙指摘見教得一一修改以上亦未知果能善變否也乞更賜反復使無大段纇語則非獨於鄙人爲幸也齋咨一款僕在江陵時所聞如此尋常歎服故信筆寫出不覺與元狀語相牴牾今欲盡去之則下面君子謂一款似無照應只以不相識三字換却未知如何廟制一

欵陋見有所未安故不敢書略具別紙顒俟再教耳
歲元體用圖說在此兄文字中最爲精深其餘諸作
亦皆造道語故以理到可傳總稱之揲蓍辨等篇乃
於先儒成說外別立議論故別論之亦望更着眼目
如何無由相對劇談書札所論終是未盡底蘊良可
喟然只祝慎夏萬重慰此遠懷

別紙

立廟則左昭右穆祫享則昭北穆南上而遷祔祧藏
雖百世之遠各從其廟下而燕毛合食雖百世之遠
各就其列先王之制所以明父子辨世代之意爲重

非以父子並肩爲嫌也若然則雖祖孫亦豈得並肩耶漢明以後昭穆之制蕩然無復存者而率哭明日之祔猶適于祖先儒雖知其甚無義意而終不敢改者恐其羊亡而古禮遂廢也然而又不敢復古禮者以無其位而不敢議禮也 文昭前殿之坐雖不敢輕議而其爲半上落下不純於古則明矣況又未嘗立法須條以爲上下通行之規則不可謂時王已定之制矣尊伯令兄篤信好古不顧旁人是非隱之於心求其所安而斷然行之勇往則有矣區區淺陋之見猶恐不可以爲訓何者後生少年其見其識不

及於此兒而或欲效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人自爲制而議者曰久菴啓之豈不大可慮耶近見中朝人輕變禮制流而至於浦江鄭氏家儀則其祠堂位置排列不古不今直任己意心竊病之故於此一款執筆逡巡而不敢書者爲此懼也伏望另爲參商更賜指教謹端拜以俟不敢執迷矣

與韓監之

前日承令翰致意勤至深覺慰荷而權丈歸時未及聞知闕然無一語亦是從前懶廢書疏之致愧歎愧歎秋序向闌伏惟令候動靜珍福鄙生入秋以來連

患脚濕殆成廢疾之人今玆少差而元氣因敗僅僅
支過近聞見擬海槎云如不得免則勢須力疾西上
以爲受命之計雖斃仆中途固不暇慮但念朝廷必
使有深讎至痛之人屈膝於彼庭未知古所謂體下
之政亦如是耶如曰國家旣已許款私讎在所不計
則又大不然 聖上爲宗社生靈億萬年之計不得
已而爲此擧所謂飢死重而禮食輕也一介信使之
選則不必强人以忘寃忍痛之事也此說近於怨尤
非令兄不敢發千萬寄之餘俟面悉

與韓益之 甲子

貳公上劄旣以保全爲辭生亦未敢以爲不是反復
思之畢竟若更有難處一節出於意慮之外不能終
始保全則豈不爲　聖德之大累而　先王遺體漸
爲黃臺之苽矣思來痛傷欲上一劄略陳愚見而似
聞　朝論已定日昨引對之席無一人異辭云恐言
之無益故縮手不敢出然素心尚在本未能平或恐
他日因事觸發未知台意以爲如何

答韓益之

反復思之前日台示所謂達權守經之論各自不同
者眞是名言玉堂迂儒守一箇經字是渠道理廟堂

大臣權宜謀國又是他道理不當相推諉相敦迫也但念延平必瀿然或相詬罵若然則前日所告素心尚在因事觸發者恐不能免可歎

答韓益之 乙丑

經世跧伏窮山晚聞台慈遭意外唇舌不少而懶於書疏之病憂苦中益甚不能作一書候問起居惟有懸懸一念常在台躔忽承手帖謹審秋凉以來台候萬福不勝欣慰經世下來之初爲暑濕所傷僵卧呻痛末由致力於營窆之事稍凉以後始得徧走隣邑尋求葬地須始卜吉於咸昌檢湖之西而又爲月克

之說所拘葬日遠在至月旬間受由已久趍　朝太
遲每念之寢食爲之不寧玆承滿紙示諭尤增悚然
然父子之間天理眞切葬埋之節人道大經遲留數
月竟不得臨穴贈送而遽爾還　朝則非徒自家情
理有所不忍人亦必視爲不慈之父矣台諭所謂羣
情疑惑者特不能深察於此耳以台慈相愛之深而
猶不能痒痾疾痛擧切吾身則他尚何望耶至於稽
謝　恩命果甚未安而當初卽乞遆免旋承調理上
來之　旨此朱夫子所謂稍得自安者其於公義似
亦不甚遺廢如何如何望須細諒此意特與陶鎔使

孤危之蹤得免於官謗甚善甚善

與牧使金景擇 尚容○乙巳

前日之進察事不審適值列邑守令闐滿城中蹤跡狼狽乘曉潛出不得更拜而退至今思之懼與歎并伏惟即日令候起居萬福經世途中阻雨昨日始到書院經月停役之餘百事茫然工匠輩散在各處無意還現極力招呼逃逋居半悶悶昨蒙停役之教固知眷愛之勤欲拔之毁謗之中置之全安之地不勝感佩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所謂不先聖廟而先書院者若非傳聞失實之論則必是吹毛洗垢之見

經世雖極無狀豈不知此一段輕重設令經世不知
擧一州父老士子又豈都無心孔不知此輕重耶當
初文廟之作在於瘡痍未定物力蕩竭之時故不能
如平時宏敞固爲未盡然亦奉安已久得容周旋行
禮於其中則不可謂不先聖廟也吾鄕書院之議乃
自平時數十年之前而延違未成爲先輩之恨者僅
定於今日則又不可謂先書院也令公來莅已久旣
已察此事情則何不於彼等說話委曲開釋護得平
昔相知一箇癡漢措諸無過之域反以彼說爲是而
教以停役有若推波助瀾之爲者沉思數日私切惶

慼知心難遇之歎不得不發於中夜仰屋之際而又不敢泯默於眷愛之地有此喋喋切幸曲察而深諒之有以反復終教之至祝至祝今欲停役則艱難辛苦費盡數千人之力中道而棄之有所不忍若待盡尾而後停役則必在三月之中時節太晚文廟之役不得及時將無以副令公盛意反復思之惟有分出木手姑先伐材輸入俟蓋尾後合工營建似爲兩便又慮工匠輩逃散頗多不得召聚俟聚集畢更達伏計凡此曲折最好奉拜商量而末由承誨脉脉奈何

答鄭時晦甲子

承示感發多矣豈不欲聞命只是疾病深痼已難自
力而目前又象有可以流涕太息者非一中宵仰屋
憂憤塞胷直欲籲呼於　殿陛之下而又慮言之不
能有益於國徒取不測之禍則莫如移就散地下居
言職庶幾得免於尸素之誅而無大愧於吾心故不
免呈告乞遞今已八箇日矣初非爲此一事也老兄
視僕豈謀身粉餙之人耶千不然萬不然延平之意
本以保全　王子爲計夫誰曰不可只恐事變無窮
他日或不能如其計耳老兄且道今日之事孰消孰
長誰刀誰肉仰人鼻息以爲舒慘或是他人事宜非

狷狹者之所能爲也非兄何敢發此幸看訖火之勿
令取不容失身之禍至善至善

答李聖徵 廷龜 ○癸亥

頃於頖上終日陪坐而不得欵承緒論何足以解積
年懸鬱耶卽承台翰示以前後議禮之說曾於朝報
中得見此論固已深歎其明白而陋見亦嘗如此故
略及於酬酢之間矣蓋漢宣初年稱史皇孫爲悼考
毋爲悼后而先儒無貶議及其後有司復奏稱皇考
皇后然後范鎭譏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程子譏
其失禮至於司馬公濮議中論宣帝一段尤更分明

宜無他議而惟沙溪金丈猶執當稱伯叔父之說向
日略嘗辨論而終不合未知此論從何所折衷耶唯
金丈引春秋齊僖公三傳中父子祖禰之說而謂凡
相繼者無論兄弟叔姪祖孫皆當稱父此則恐未然
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同於子者乃禮家
所謂嘗爲君臣便同父子者何可据此而便謂今日
主上當以　宣廟爲考也司馬公既曰宣帝以昭帝
爲祖故不得更以戾太子爲祖此豈不大戇分明耶
既荷不遺許以反復故不敢以鄙淺爲辭而自外於
台眷輒粗效管見僭踰之罪惟端拜以俟耳

惟程子所論爲人後者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

此天地之大義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

甚矣此則又似不但只皇字爲非如何如何

與禮判李聖徵乙丑

昨日習儀因日暮忙未及詳禀及入見行禮處所則

與禮文不相應處頗多如醴尊卓設於堂上　世子

出東序時迆路就南而北此等皆司鑰輩誤爲排設

之致已令改之矣惟受醴後西向拜一節其誤無疑

而台意以擅改五禮儀難之請更申之以聽財擇夫

醴席本南向　世子就席亦南向坐矣今於降拜之

際只依當初坐向南面拜爲順有何義意必轉面西
向有若回班之爲哉且是時賓已退復位位在醴席
西南　世子降筵時若前進席南與賓相對則西面
拜爲得矣儀禮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等節皆
在筵上啐醴在於筵末奠觶拜又在於降筵之後五
禮儀雖刪去此等節目而其曰降筵則亦必退由席
後不當遽出於席前矣旣在席北則與賓席尤遠順
席南向而拜猶爲向賓轉面西向則與賓席全不成
相向矣且儀禮曰冠者筵西拜受觶註曰南面拜也
五禮儀雖刪去此節而其曰南面明是順席所向何

可於此而異之乎台意以爲五禮儀本不盡用儀禮何得一一求合乎洌溪丈之見亦然然鄙意則以爲求之於理勢而順便則固不求盡合於禮經今此西向之拜以理無據以勢不順据經改之恐未爲大不可也況上文賓客席於冠席東此東字其誤甚明故台監亦已註改矣安知此西字亦是校印之誤耶史有闕文闕之無害至於禮文則一字誤便誤一事不可不細且熟講以爲歸一遵行之地幸乞有以詳之如以淺見爲可用則內入儀註請出付標至佳又有一節當禀凡禮文所謂先再拜答再拜云者各有所

當如所謂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也詳此則似當各爲拜起不可一時並行令以世子拜時立視爲未安遂欲一時行禮不知孰爲先拜孰爲答拜頗似未安雖以下膝先後爲節而兩邊拜跪難於一一中節以分先後不如各爲拜起之爲明白而從容如何如何禮判持難不肯改付標至行禮時始覺有不便余亦力辨之乃從禮經南向拜之說

與李潤卿 癸亥

水潦經月不惟禾穀損傷民命近止亦令人感傷陰濕易爲疾病可畏可畏伏惟令候動靜對時珍攝慰

慕兩至經世頭眩未瘳腰疼幷作雖感激　聖恩不
敢每每告病而其實將有所不堪矣苦苦盛稿略窺
一帙已令人亹亹興歎如得卒業焉則望洋之驚又
當如何不勝歆艷之至第其語意太高似有老莊氣
味不識老兄何故作此見解耶得非耽尚太高厭世
太深而致之耶朱夫子所謂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
處病痛者竊爲老兄憂之無乃淺見妄耶其中數段
有疑處隨手標識以資講評伏乞俯垂照勘如有可
採毋靳舍己有未當理亦望反復教誨之至善至善
蔡子履未知其人如何用功但其貶駁朱註略無顧

忌正使所見果透朱子未到處已失學者遜志之道況其膚淺而率易如此深恐此習流行必啓後生輕視先賢之心終亦何所不至耶世道之憂可勝歎哉

答李潤卿

前日獻疑數條不蒙峻却乃辱採用其未中理處又賜反復論辨此是古人之事而得見於今日感戢無已然於鄙意猶有未能十分契合處不敢不再陳瞽見以求鐫誨之益謹具別紙呈上伏望勿以陋滯爲罪而有以終教之也

答李潤卿

詢及禮疑以多問寡德固盛矣借聽於聾恐未免於不智如何如何第以所聞凡喪以歲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數閏乃禮家說非有輕重之分特以二年三年之喪不得不以初朞再朞爲斷故耳然則十一月而練亦是以月計者或者之說似矣但此是三年喪之練而前與祥禫相爲次第若數閏於練則祥爲十四月禫爲十六月矣若數於此而不數於彼則一喪禮節前後銜斷又似未安恐未若與祥禫同蒙以歲計之文而不數閏似合於禮而順於事未知於台意如何又有一義禮曰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

近日喪事即葬與練祥也盖有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故春秋傳亦曰先遠日避不懷也聖人制禮之意惻怛如此今若拘於以月計之文而數閏以練之恐未免欲急之致非先儒禮疑從厚之意如何如何直路之說未知如何爲得不敢妄論但以喪事即遠有進無退之義論之則恐未若直從城外爲是耳還葬非古也宜其古無是禮惟改葬緦一句外未之見焉丘公儀節始著還葬儀爲世所遵用鄉家亦有之而不曾載來玆未副教矣

與金冠玉 墍○庚午

即茲清和伏惟台候起居神相萬福經世比因眼疾
甚重闕仕於備局者今已累日以此不得瞻望顏範
但切傾仰昨暮知申令公枉訪爲致相公之命以冠
賓見邀聞來瞿然不敢當蓋以作賓於相公門外與
之抗禮爲未安也知申請之不置則不得已而請知
申攝行主人禮約以力疾趍造矣夜來更思之則古
者冠子於廟者聖人所以重成人之禮故必宗子主
之今令知申攝行則在經世瞿然之心則方纔得安
而在相公則使子攝行宗子事得無未安耶竊念相
公之尊位絕百僚六卿以下不敢與爲賓主之禮固

也至於一家之事則似與朝廷有間而告廟冠子又是莫重之禮則降屈威尊不憚斯須出迎恐不至於虧損體面而人之觀禮者必將曰相公之賢重禮而忘爵位之尊如此則不但於經世爲榮如何如何常時私覵之際每見出户相迎有以見相公位愈高而心愈下無一毫挾貴之念非今日宰相比故敢以此言進然自念今日諸人中惟經世能以此言進區區之見竊自附於愛人以德之義伏願諒察而進退之幸甚

答李玉汝 貴○丁卯

伏奉台翰出於故舊不遺之盛意深用感荷然三復
台教有不能無疑者請有以質之聖人之言曰朋友
非有大故不相絕也朱夫子釋之曰大故謂惡逆今
台書旣直以護逆斥之護逆者卽逆也至以不共戴
天之語加之其他不忍正視之說不一而足若是則
何不顯然絕之卽請於朝廷加以黨逆之罪而乃反
貽書反復有若置之可教之科耶固知台監從前心
氣所激不能擇言然亦不當如是之無謂也且觀台
書語意則有若兇逆之人與國爲敵者坐在邦邉若
然則又何不沐浴請討出兵勦滅而徒區區於攻兩

司攻玉堂呶呶至此耶況兩司之引避但以台劄結末一句爲不當出於臣子之口而加於臣子之身耳故玉堂請出之劄亦但以辱之以無理之說爲有所失竊計雖以台監之辯亦不能自謂無失矣至於玉堂之辭避乃平時所無而辛亥年鄭賊之攻退溪并侵三司玉堂乃輕爲引避此乃識者之所歎惜而其後遂成謬例特台監未及察耳大槩此等曲折不足多辨而台監旣以不測之說致疑竊恐自此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中心不平言不知裁

再答

昨日之復觸冒多矣而乃不以爲罪又辱教之竊詳
辭語之間其忿懥之氣蓋已十減六七多賀多賀前
後台書所謂每每相反同是爲國者已是說得盡矣
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區區愚見自初但欲 聖明之
德必與光海相反免得司馬氏骨肉相殘之禍無取
笑於淵聰輩而已書生迂滯雖未有防變遠圖然皆
出於愛君憂國之赤心若律之以護逆則豈不爲故
入之深文乎千不然萬不然不服不服台監每於峻
攻人之際動以趙盾書弑爲證不幾於侮聖言乎金
裕之事未詳曲折但聞推鞫大臣三請鞫問而終始

不　允云　聖意所在斷可知矣豈不爲盛德之事
而台監乃以好名指之其亦過矣朱子之答袁機仲
書曰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竊
願以此爲台監誦之經世自夏來心病甚重到今愈
劇承台諭至再固知出於故舊不遺之意而到得說
話不近情處不覺心動切冀自此毋相激發使酬應
之間或失士大夫相敬之風幸甚幸甚

別紙

甲子正月上劄請節用愛民中間有都體察以下各
衙門軍官權行停罷之語被諸衙門哄然怒罵斥以

迂濶不識事翌日逆适叛報至 朝廷何嘗一日用鄙劉罷軍官而乃以适之叛爲經世之罪耶所謂禁大將使不得聞變發兵云者何說耶可恠可恠台監每自恃雄辯動輒勒定罪名雖褐寬博亦不受經世雖駑爲安能默默而已耶幸深諒之

答權仲明 盼 論深衣 戊辰

深衣之制向與令孫卽略爲說及玆蒙再詢右見愼重詳審之意爲之敬歎寒岡說未及見不敢相質惟久庵說久已得見亦不能盡記然心中竊嘗疑之今請略論只恨不得起九原人相與評訂耳所謂衣取

便身不必盡拘禮經云者乃因劉說而推廣之而至於裂去布幅取足腰圍則其果於自是甚矣幅廣二尺二寸而衣身四幅兩邊各除二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恰成七尺二寸矣裳十二幅狹頭各八寸廣頭各一尺四寸而兩邊各除一寸以爲縫削之用則腰圍亦七尺二寸下齊一丈四尺四寸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深衣所謂要縫半下皆謂此而互備之耳玉藻又曰深衣三袪蓋袖口圍二尺四寸三倍其數則亦成七尺二寸此所謂三袪也其裁縫度數井井鑿鑿不可增減分寸而久庵只取便身任意裁減又病

其三袪二字不可攻破則乃曰方領之形有似袖口幷左右袖口爲三袪其牽強迂曲殆不成說話矣且天下雖有胖大之人其腰必不能七尺二寸若取便身則天下之人皆將裂去幅廣而後可若然則聖人何苦必爲二尺二寸之度費盡紡績之工布帛之縷以成天下空棄不用之物乎其不然明矣深衣本是古制自與後世衣服體樣不同曰縫掖之衣曰褒衣博帶其制槩可想矣漢初去古未遠而四皓衣冠已爲高皇所恠況今於數千載之下欲講求先王法服之制而嫌其寬博乃反求合於俗樣豈非不思之甚

乎若如久庵之說則康節何以非之不服乎其曰某今人當服今時之服者蓋不欲其駭俗也惟所論方領之說鄙見亦與相符而但立異於朱夫子之說終覺不安故不敢立說而惟久庵敢之耳今旣問及不敢不直陳所見然亦非臆說乃温公說也禮曰曲袷如矩以應方詳味其文則乃是其制本方似非旣交自方之謂也鄭註云如今小兒衣領語甚分明且今之喪服卽是古制而其辟領與袷皆方安知古者衣領本皆如此耶其領旣方又無左右襟則其勢必不得兩襟相掩必牽引之然後方及腋下非徒領勢徵

斜不能如矩衣裳亦皆後廣而前狹寬急不均竊意
當兩衽相對直下令前後方正無牽引拘急之患禮
所謂衽當旁者謂衽之兩旁相當非謂衽在身旁也
其縪續衽鉤邊雖似太巧然古人之制巧處亦多如
棺束之衽質殺之綴旁豈不巧乎恐不可以此廢其
說也寒岡之說雖未及見然似闡衣裳共十二幅此
則白雲吳興瑣山之說而淺見則猶頗疑之若蒙示
及全文則當爲卒業而或有以反覆之耳

別紙示喻網巾一條西厓先生遺書果有其文子
宋治喪時已遵用之南中好禮之家亦多用之金

王未安之疑不曾聞然台見正好攻破良是良是
當俟病愈一進面論耳

答權仲明

晴旭滿窓披讀惠翰甚醒人意尤以字畫勝常爲慰
病未快則必不能作此遒勁態也鈎邊之制生亦疑
其傷巧似非古人制度然冒之綴旁棺之小腰窆之
豐碑亦皆古制而其巧如此似亦可以爲據但不言
其制度果如台喻所疑耳只是領必欲方內外衿必
不欲綴則其勢枉不得不相當枉既相對則不得不
鈎其邊故疑久菴說爲得之非敢質言以爲必當如

此惟在高明更商量耳

附曲袷說

朱子家禮方領註兩襟交揜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余嘗竊疑其與禮經所謂曲袷如矩之文不相應妄意欲從温公說故頃答權仲明書略言之且引喪服辟領之制以爲古者衣領本方之訂近温曲禮篇有曰天子視不上於袷陳註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據此則不獨喪服之領朝祭之服亦皆曲領盖古制本如此也楊圖方領之狀只是斜方不能正方禮經所謂負繩抱方者似不當如

此可疑然此圖本據朱子本註而作何敢攻破恨
無由就質於千載之前耳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九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答張持國 維○甲子

蒙示禮議明白條暢讀之令人爽然未知沙溪丈見之以爲如何若不肯服則是爲恡於舍己而先賢所謂克未盡底己私非所望於此丈也上年議崇奉時淺見正如高明所論禮官所定亦與相符矣近有人上疏論此累數千言雖不敢顯言入廟而觀其主意所在則乃高明所謂三不已之說也極令人憂駭頃日沙溪丈來訪見戲云此論是令說之註脚盖謂稱

考有以啓之也極好笑欲相就剩論此抱病未能悵
然餘俟早晚一奉不宣

與張持國 已巳

白沙請謚狀來自太常晨起盥讀則不惟摸寫得此
老極其親切一句一字皆有藉停不勝歆嘆惟戊戌
間事微似有失實處丁癸辨誣之行西厓未即自請
非憚行也其意實慮危機交急之日身當百責之萃
遷請撥置自行義有未安而不知 聖意之有屬其
曰不以時請行者措語固當而其下輒係之以 宣
祖怒三字則恐非實錄蓋爾瞻諸奸之日夜窺伺謀

欲擠去此老者非一日矣至是乘機柳潚以兵郎先
登上章以憚行爲辭以激　上怒而未遽怒厓翁累
劄自劾而敦諭不許臺諫多日論執然後始命遞職
設使微有怒意其間儘有曲折若如所錄則似非
先王進退大臣之道幸加商訂如何且甲午和議出
於石尚書之建白成於宋經略之督迫非我國之所
得自由而其時事勢兵力又與紹興大不同彼之以
此攻西厓特欲加之罪耳非正論也以甲午主和故
六字文勢似以其時朝議爲据實之論若曰時議以
甲午主和攻柳相盖力云則不過上下其句語而事

實文順未知台意以爲如何竊料台見必不以其時議和同之秦檜而攻和者同之胡澹庵故索言及此不然則道不同矣何敢相爲謀耶惟台諒

與崔子謙鳴吉○丙寅

近聞高明議禮之見又復中變私心甚以爲憂盖餘人雖或胡說亦可任他如高明素負雅望方居重地朝廷有大禮必先問於儒臣而於此大頭腦處所見或差則異日之害有不可勝言將使　君父取譏於百世而高明不免爲首罪矣然則其應在收司連坐之科如鄙劣者亦安能嘿嘿而不思所以胥匡乎請

試陳其一二而明者擇之也禮經曰爲人後者爲其
父毋報子夏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此數句已是大煞分明於今日之事又
是大煞襯貼而前日面論時見高明之意以下文族
人两字爲疑意其與今日事不相似此是高明講禮
之失未免於求詳而反略耳 聖上於 宣廟固爲
親孫而未爲正統則以支孫入承大統獨不可謂之
持重大宗乎若謂之持重大宗則不得不壓降於私
親也上年見朴君知誠之疏攘臂大言殆欲旁若無
人其一條以爲小宗者爲繼禰之長子非謂禰廟爲

小宗也大宗者謂繼先祖之長孫非謂祖廟爲大宗也史皇孫繼戾太子故謂之小宗昭帝繼武帝故謂之大宗今日之事與此不同而論者但以致隆禰廟爲以小宗合大宗似不知宗字之義云嗚呼此眞司馬公所謂謂天下之人皆不識文理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又曰尊祖故敬宗若此之類不一而足稍通文理者孰不知宗字之爲指主祭者耶然此字又不可裝定說禮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言何謂也公子即諸侯之子如

大院君是也然則謂 大院君爲小宗其有不可乎
聖上既上繼 宣廟之大宗而又廟祀 大院君爲
考以承 宣廟之緒則獨非以小宗而合大宗乎其
謂史皇孫有所繼故爲小宗 大院君無所繼不得
謂之小宗者其迂曲牽強細瑣穿鑿亦已甚矣鄙意
嘗竊病之不意高明之見乃微與之相近也惟毋爲
異論立赤幟則幸矣朴君又引禮經爲君之父母期
一條傳語以爲 主上爲私親喪必三年之大訃而
難之者但引註中合立應嗣位等語以爭之朴君乃
謂子之於父寧論其合立與不合立乎此言則固自

是前日高明之意亦以爲然雖僕亦不敢不以爲是
也雖然有說焉特難之者不得其言耳經文君字非
始封之君則乃繼體之適孫故得爲其父母伸本服
三年固也今 主上乃以支孫入承大統爲其所厭
屈不得以本服喪之禮所謂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
其私親者豈不截然明甚乎今以期年定爲 主上
之服有過於厚無不及焉若更加一層則卽與適孫
繼體全無差別非聖人制禮之本意也高明又欲於
禮書中必得親孫爲祖後者降其父母之語以爲今
日定制此又恐失之太固也天下之事變無窮曾子

問一篇問答可謂纖悉委曲而猶有該括未盡者聖人雖睿智出衆亦安能一一預料百世後無窮之變而悉為之區處耶亦只得說出大綱使後之遇變禮者有所援据裁制以為泛應曲當之地故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今但以為人後者降其父毋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等語論今日之禮則不待上下附列而無不合矣願高明勿太生疑也此是今日論禮劈初頭處此處過則無處不過矣朴君所謂喪必三年則祭必自主者誰得以禦之耶到此則高明亦悔之無及須細入消詳甚善近因論此

遺齒舌不少區區作此但欲高明知之幸照後投還勿煩人眼尤所望也

與崔子謙

頃因僚友得高明所著議禮說而讀之其縱橫捭闔不可窮詰令人有望洋之歎可謂辯矣其中有疑處不容不論而新年人事忽卒無暇久而未能今日始得撥冗把筆而若滚同說去則又恐指意不明故拈出來說若干條逐一論辨以爲反復講明之地乃麗澤相資之義也惟高明察之

來說云今之議禮者有曰禮廢子爲父後者爲其

母緦傳云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今 上以庶孫
承 宣祖之後其禮當與此同愚以爲不然庶子
爲父後者以嫡母爲母則其所生之母卽爲私親
不知今 上以誰爲母而以庶母待別宮乎
按禮有祖庶禰庶之文故曰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
猶爲庶也今 上於大院君固是正嫡而自 宣廟
視之則爲庶孫卽禮所謂祖庶下正而入承大統與
宣祖爲體其承繼之重果爲如何而 啓運宮不爲
私親乎況子夏傳本文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
不敢服其私親也其意之重在於爲父後而不在於

有適母也來說乃變其文以爲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竊料高明於此非有所不察特以與尊者爲一體之文正與今日之事恰相似不可以攻破又不可以爲證於以嫡母爲母之說故雖變改本文有所不憚而惟以取勝於人爲務恐非君子公心直道之事而雖古之所謂有同聚訟者亦未嘗如此也

來說云儀禮者又曰儀禮朞年條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又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今 上旣爲宣祖之後則有子道於 宣廟不得不降其所生愚以爲不然所謂爲人後云者以旁支來繼之謂

也非以祖傳孫之謂也故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又曰大宗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今　上之於　宣祖果爲族人之子乎以此詰之則論者乃曰禮有爲父後爲祖後之文旣稱爲後則其義當與爲人後者一例此又不曉文理者之言也爲父後云者以庶子承適之謂也爲祖後云者父卒然後代斬之稱也此果以旁支爲人後之謂乎

按子夏之傳此經有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論今日之禮者但

以此數句爲據足矣禮官議于大臣定爲期年之服固無不可而高明欽

答吳汝和 名諧 問目

曾玄孫之代曾高祖喪者其妻從服例也其間若孫妻曾孫妻并生存則何者當爲冢婦而服其喪乎高祖之喪玄孫旣代其喪則孫妻曾孫妻似不當并服而以世代言之則玄孫妻代遠而從夫服孫妻曾孫妻代近而不服三年於理順耶退溪先生答金而精之問曰孫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然則玄孫之妻只服緦麻而不爲從夫服歟三

年之祭無服而猶爲主婦似不妥抑代重之服者爲主婦歟

夫承重則從服而有姑在則不服禮中明有此意而其文記不起盖亦喪不二孤之義也然則只當服其本服耳

然則雖祖父母喪其夫承重而有姑在則其妻亦不從夫服只服本服歟

鄙意恐當如此然更詢于知禮處至善

祖父母之喪無長子則長孫代喪者例也若長子初喪時生存旣服其服而未及喪畢先歿則爲長

孫者追服代喪之服效抑仍服其父未畢之服歟
長孫追服而遞代其重則近於死其父若嫌此而
不服則祖父母三年之喪不可無主如何
退溪先生答李仲久書論此頗詳而以禮無明證爲
恨然嘗考杜氏通典有論此處今無冊子可驗不記
其文大意謂只服本服周周後以素服申心喪三年
亦不至闕事云其下長孫持重而亡次孫傳重議一
條中有曰長孫旣已持重重議已立次孫不得傳重
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子不得傳重也云云詳此文勢
則分明是以此證彼更無可疑之語但不知此語來

歷出自何處爲可久耳且禮凡服從初無中間改服之義故女適人者父母之喪未練而出則遂之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旣練而反則三年此亦不記全文其大意如此此皆從初之義也以此推之則通典所論只服本服周者似爲得之更記儀禮經傳通解續五服沿革條亦有論此處而不記其文大意以爲父喪在祖父母喪未葬之前則因其葬受以三年服在葬後則練時受以三年練服在小祥後則以素服終三年云云此亦無時不得變服之義也此則宋朝禮官之議而勉齋採入通解中爲可遵行但記得不仔細幸

更改之
杜氏通典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則服祖以
周蓋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故也云若
以父尸尚在服祖以周則父死未殯而毋死者其
亦以父尸尚在而不得服三年歟其或不然而直
行三年則果不嫌於死其父歟父死既殯之後則
父尸已殯可以代重歟遭此變者苟不盡禮則彼
此所係極重不可不審
禮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以待後事其葬也服
斬衰註父喪未葬不可以變服也賀循之議蓋因此

義而推之可謂精矣今左右因此而又推之又益精矣但禮論並有喪及借喪處非一而語不及此不敢臆說

此段旣以不敢臆說爲教似不敢更禀雖然人家不無遭此變者若以禮無明文而曚然過了則父母終天之喪失彼失此俱不免不孝必欲亡於禮者之禮也得其無害於義者則何以處之證古參今詳教伏望

無於禮而義起豈懵陋所及不敢聞命但賀循之言雖未有先賢折衷之論求之情理似爲合當遵行不

妨至於服毋以朞乃是屈於父在千萬不得已而奪
情耳若以賀循之論比類而降服則恐於心不安寧
從禮疑從厚之說無乃爲得耶不敢知不敢知
小宗無祖廟則新主祔於何處旣非應入祖父之
廟者而猶祔於祖似涉虛文若從廟中見在之位
而祔於禰則又非禮意未知何以爲之家禮不明
言無祖廟祔於其處云云則無乃雖非應入祖廟
者猶以神道必祔於祖歟
家禮祠堂章子姪祔于父其下又云姪之父自立祠
堂則遷而從之祔祭條喪主非宗子而與宗子異居

則宗子告于廟而別設位於喪家以行之詳此兩條
則雖不應入祖廟者猶以昭穆合於其神也
家禮服制父之姊妹不杖期而嫁則降小功姪女
亦不杖期而嫁則降大功以報服言之所降輕重
不同以尊卑言之尊之爲卑何重而卑之爲尊反
輕此有可據之義歟
儀禮喪服篇大功條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
以大功也出也家禮圖所謂小功者乃傳寫之誤也
圖中如此誤處甚多可證之本註也
喪禮緦服不降云而家禮服制圖或於緦服書嫁

無者如此者雖緦猶降而無耶將不計其出而皆不降耶若以緦不降之語凡緦皆不降而書嫁無者獨降則嫁無之書皆於婦人也男子之爲婦人多降而婦人之爲男子皆不降安在其相報服之義耶若從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皆降一等之文通降一等則緦服降耶不降耶

所謂緦服不降者未知出何經傳耶儀禮註中有降而絶服之殤之文則緦服恐無不降之理如何且儀禮殤服之制有大功七月云者而註云不忍從父昆弟之降而絶也盖不立七月之制則從父昆弟長殤

爲小功中殤爲緦麻下殤則絶故也據此則緦服之
降而無可知矣
家禮死之第三日大斂而殯第四日成服例也今
俗或家貧事多不備至於四五日始得入棺而入
棺之日仍卽成服此事何如家禮成服章註楊氏
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
也大斂雖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
四日而後成服也云以文義觀之其不忍之意不
在於日之三四而只在於大斂纔畢爲不忍遽成
服也四日大斂雖已過成服之期纔經大斂其不

忍遽成服之意何以異於三日之内乎仍卽成服未知於義何如或曰成服後始爲上食若更待明日則上食漸遲此所以急於成服也云云此說如何

所論不忍之意不在於日數而在於大斂纔畢云者深得孝子之情當從大斂明日之文各服其服入就位朝哭似爲得之葬日虞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則虞祭之急而重不啻上食萬萬而事有不得已者則禮許不虞以待況旣有奠以依神則上食雖遲半日恐不至大段未安如何如何然請更詳之

喪三年不祭古禮也而朱子以爲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常祀於家廟可也云入廟行祭古用墨衰今無墨衰之規當服何服而祭耶祝辭不可稱孤哀稱孝亦未穩何如

所謂四時祭日非指節祀等耶設是正祭今人居喪本無墨衰出入之節恐難遵依只依退溪所論令子弟攝行似當如何

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人於朋友之喪或在遠地或遭有事故不得趁時弔哭過祥後往弔於几筵則猶且不哭歟弔其孤則哭几筵則不哭

未知於禮何如

竊詳曾子本文則恐是不哭於墓耳弔於几筵則雖練後似無不哭之理然亦當視情分厚薄而爲之差耳若哭生而不哭死則左與禮文傷弔之義不同矣

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然則父在爲母爲妻爲長子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之禮皆一例行之乎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父在則嫡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云不繼祖則其服當爲不杖期爲妻爲長子不杖則皆無練祥禫歟

練祥二祭喪禮之大節卽禮所謂必再祭者何可以
不杖而廢之耶惟禫不杖則無之矣十一月而練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乃父在爲母及爲妻之禮
若父在而爲長子則只服期年似不用此禮矣如何
如何
旅寓無書冊只攄平日所攷與臆見而爲之說必多
不中於禮幸更質於知禮君子而爲之折衷甚善甚
善

答尹同知 昕 問目

凡喪卒哭後祔祭古也而時俗或於大祥後祔祭

主仍在於廟則禫前朔望祭時主人當以素冠素帶行禮於祖廟中耶抑當朔望則告出新主於正寢而行之耶

四時正祭三年內雖不得行而如朔望節祀則朱子旣許以墨衰常祀於家廟矣今者新主旣同入于祖廟則似當以素服並祀於廟中獨出新主以祭似爲未安如何如何

答金昌遠

昨暮始聞令旆來故里不勝蘇慰方欲伻候動靜仍禀會晤之期令翰先辱而正說出此間料理直所謂

其臭如蘭者矣欣荷千萬隔年之別一日之逢自非忍人不可負此機會而令因氣困不堪到玉成病蹤亦閉蟄有年過不得蘇湖一步地惟淵岳舊墟有滿地松陰而適當兩地中央盍贊於此以尋先君子遊賞之蹤極是好事當以令書意布告僉丈及諸友俱壺馳進

答金昌遠

頃見李忠義得令兄起處甚詳玆又承書謹審海上春寒令候萬福區區欣慰實難為喻鄙生積謗甚重分當不齒於人而 聖恩如天遐下叙命踧踖如不

自容聞洛中知舊多以稽謝爲非區區賤見亦粗聞君臣義分於師友之間豈不知趍謝之爲禮耶但念罪名極重其時言者之說以爲朝著間倫紀斁喪職由於生今日 恩命之下非以賤臣爲無罪而言者爲搆誣也特以歲月已久天道當變耳何敢抗顏入脩門以玷清朝耶自已痛處自已知之他人不知柰何柰何然未敢自是因來鐫誨之至仰至仰

與李叔載 壬寅

日者因忙擾不得究所言悵悵著石兄書中所及之事姑不論利害當先以義理斷之近來章甫輩爲所

親訟寃者不必吾兄且道此事當於義理耶不當於義理耶兄意必以爲彼則曲護其黨私也吾則直伸吾友之寃公也何可同乎然人之論吾兄者必如兄之論彼輩未知兄能家置一喙耶爲吾友計者惟當以自修之戒交責於生以盡止謗之道而已不可妄有分疎於君父之前也至於利害之跡尤爲較然千萬勿以此事論之於諸友極是愛我也二夜竦息寢不能寐不得不苦口耳

答李叔載 甲辰

所示別錄已悉但草野抗章非國家存亡在呼吸之

頭而朝廷默無一言者則決不可爲朝廷是非時政得失古人惡其妄論先賢至銘座右此何與於閉門讀書者之事而不論大小緩急輒欲干預於其間甚者或爲傾軋者先鋒此是近來痼弊而時俗慣於耳目不知其非吾儕所當深懲痛創駐足於萬馬奔中而乃欲執策而助之驅何耶以兄精思審處而計不出此豈爲義氣所動而不自覺耶物論已發是非已白次第定罪當自有任之者其彈辭之緊歇全不干吾布事告之而不應倡之而不和靜閉深坐益求其所志勿與知國家事甚善甚善

與李叔載叔平 戊申

班荊小晤思之黯然即玆寒凜想僉況安吉欣慕無已生叟病歸還益無好況日間應接煩少無寧靜時節可歎道間聞通文出自陜川期以今念日會仁同云吾鄉士友亦必往赴但陳疏一款合於相聚時熟講而全然闕却不免以筆札代面論此是通天極究固爲盛代之累第念他道士子合辭叫閽事體重大若非係干吾道興喪師儒重事則恐不宜輕發竊意後日事有重於此者則張釋之所謂何以加其法者恐不可不念也大抵外方多士相與叫合事事煩

論亦是弊風非讀書求志者之事歷觀前史陳東等
之舉差強人意而若非身居太學自見興亡在於呼
吸則亦未必發口也如何如何須因大旱　下教求
言而無一士極陳安危之計以副　聖意者豈以時
事無可言耶必以語默各有時節然倡而不和揆之
在下之義大故未安今此所論既非師儒重事亦非
呼吸興亡之事而不應於求言之日輒應湖士通文
其於輕重緩急之間亦似失倫矣淺見不敢自是幸
細入思量更與安仲淨遠諸人商度使無失言於仁
同之會幸甚幸甚

與李叔載

閉户静坐與玉樹相對不知門外春風捲地其樂如何健羡健羡生非不知容膝之易安而每親朋來有妨蝸坐近欲撥貧營小屋以便迎接百事皆難鳩拙可嘆

答李叔載 癸亥

惠書淹滯多日昨暮始得披承就審經月霾炎德履益珍欣慰千萬鄙生踽踽之踪自叙平出麾益無悰緒且緣論議不合爲言地所怒愈欲退歸呈告者三陳疏者再而皆不獲命狼狽憂鬱不知所以善其後

也別紙所論極是極是不侫少從師友遊老讀聖賢書非不知義理爲大禍福爲小而到此地頭不能盡所欲言者非出於貪榮保祿之計所憂有重焉然書何能悉早晚或當面論於寂寞之濵耳鐵原須得書到官無恙云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却未必不爲福幸勿太慮也千萬不能盡

答李叔載丙寅

承書審清和令節撫字多福不勝披慰兼邑之苦果如所示本縣太間豈無乘除之理好笑經世因議禮一事被人拈出姓名於章劄中見攻甚多况在遠外

何得以知之承示一笑幸賴 聖學高明見得儼降
道理分明直截不爲邪論所動大哉大哉有所恃而
言者理曲而言肆何可與爭鋒只得堅壁固守耳可
嘆可嘆叔平頃日復入薇垣論議得數件事正當爲
之增氣良喜

答李叔載 丁卯

對賢胤披尊書傾喜可言就審大旱酷暑道體佳勝
右切欣慰經世病憊日甚而尚此役役隨衆豈有一
分悰緒想故人當意會於千里之外也大兵之餘荐
以大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聚而爲盜此必至之勢

未論外冠之來與不來切迫之憂無過於此柰何頃日自 上下敎求言意甚切至倘能以畎畝之憂發懇惻之言以仰塞 明旨耶

答李叔載 戊辰

懸遡中披得手札慰豁如何就審春暄燕居閒適眷集均慶尤切欣賀示諭朱夫子與籍溪書一款語眞是大根本之論而當時必有所指擬者如汪尚書陳福公是也老兄以爲今日人望所屬承當任用者何人耶無好人三字本非君子之言而歷數一時人物藐然未見有可任經綸之事者此亦係於天數耶良

可浩嘆守令之事誠如所論亦甞洞陳於 榻前而未免爲空言無施奈何奈何

答李叔載 己巳

懼塞録一帙深喜老兄暮年精力有以及此感嘆無已前日鄙論盖欲涵泳於全書益知其味之無窮然衰境精神易爲疲倦西厓先生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政自切當奈何

答李叔載 叔平

承惠書審別後初暑對床清健欣慰萬萬生三單一劄並不得請反 下奬諭過重不敢一向斷捱力疾

出仕憫憫奈何時事日漸艱危又聞嶺南民生困於迎候島使其弊有甚於接待　詔使云設有物力不當如此況當蕩竭之際作此侈大之事以開無窮之弊方伯之慮豈不及此爲之慨惋　廟堂將啓請推考而先令禮曹移文詰問然事已過何益之有此詩所謂靡哲不愚耶喟然

答李叔載

數日追從固是幸事只恨許多閒說話不能勝十年讀書承示亦同此意良慰近覸兄氣象於談論間大與前日不同伊川所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兄

得此力矣不勝敬服

與李叔載叔平

頃得惠書知別後僉履並安慰甚比日寒沍未省動靜復如何懸仰轉深生途中幸免顛仆而入城後纔經二政已聞拳踢四集當初固已料之而猶未能坦然無芥滯此是學力未至而然抑或道理當然耶前承月澗兄示喩縷縷直是第一件說話讀之令人胸次爽然只其所稱道期待者有難承當爲之瞿然本知蒼石兄安於退處不欲相攙掇而既已受黜之後則便有感喜之心想親自當之者其感必倍未知當

此苦寒何以上來奉慮不淺吾儕各已衰老不堪供世以理言之則生當隨兄於寂寞之濱兄不當隨生於膠擾之場而今日乃欲作小山篇月澗兄又作第二義看矣

與李叔載

世間凶變孰非不意而兄今所遭更是千萬意外雖得汝善訃書如聞虛語不勝驚慟良善有行明敏可用在少年叢中孰有其比而不幸至此信韓子所謂理者誠難推也逝者已矣最是蒼石兄老境逢此大戚不知何以堪支耶念兄又遠阻關嶺勢不能朝夕

守視如丙午救病之時奈何奈何然凡百只得聽命造物者處分不可過爲傷痛也此是老僕身親經歷過者非他人泛說之比蒼石處亦可以此意勉之於書札中也千萬不能盡所欲言

與李叔平 己亥

別來思想日積忽奉手帖謹悉官況清勝披慰十分但命辭有太過處賢者亦蔽於愛耶不敢當不敢當此豈賤生事耶山野僻寂習閒成懶百事不理頹卧北總清風冠巾亦覺支煩蕭然無一點營爲之念此間相知者已以嵇叔夜待之特仙區隔絶未知世間

事耳兩潭清遊令人歆羨第未知與結茅九巒山中者孰勝耳餘何能旣只祝愼嗇萬重

答李叔平 丙午

踧踖之極言辭頗激方懼獲罪卽蒙鐫誨深荷相愛前日苦口正爲無其實可居耳承諭有其實可居則聖賢安而受之者眞是確論第所引白鹿洞賦以僕淺見恐不如此其曰啓以堂壇則以是事之發歸之於天也曰訂以冊書則以是謀之定歸之於劉子澄也悉心綱紀則歸功於王仲傑也謀度咨諏則歸功於衆論也下至吏士工人皆叙其功而只着中間震

衷一句屬之自己其謙不自當之意溢於言外若以
是爲自叙其績則恐失老先生存心處不但爲錯着
文字之病也旣蒙删定不必多辨而係干研窮道理
不敢不相直耳至於文章體制本所未諳況兄旣自
信不疑則何敢以不分珉玒之眼妄議連城之寶耶
然於其間竊有所疑須至再論以聽裁擇夫文詞之
作本欲明理達意則作文者必先立本意而以文字
衣被之雖奇言險語疊現層出而其語意脉絡則首
尾通貫未甞間斷輕重先後粲然有倫然後方可謂
之文章今曰儷語之體與行文不同則是矣曰不必

拘文義則是拘於文字而不顧義理其可乎哉先儒所謂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者正謂此也設使古人文字或有此等去處不過工於纂組求一句一語之奇巧者之爲耳兄何用效之耶文山文字豪放奇麗固爲可尚而其雜之以詼諧者乃其未純正處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況彼以施之於燕居而此欲效之於學宮則又恐爲文山之所笑頗更詳之甫隱脚下長句反復熟着終有倒置之疑且此老之廟食儒宮初不以委質竭忠則下語之際合有先後蓋忠是道學中做出底一事若謂不可與道學分輕重則

子夏吾必謂已學之言乃爲得中之論而吾東方可
以廟享者爲不必矣如何如何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隨時休息以養其神故易之象曰嚮晦入燕息今之
堂乃師生講道士子行禮之地目爲燕息之所則恐
失本吉（作燕息改以開禮法如何彼芋亦似當改）樂山樂水仁智之事何
敢以言山水爲病耶但曰弄清洲曰釋滯蠲煩則有
似閒人逸士徜徉卒歲者之語所證睥聽爲娛之語
則果與所謂悅目娛耳者相似下面宮墻可入之云
未知與釋滯蠲煩不至大懸絶否　中朝雖有塑像
之事而我國則無之已久方言五先生當廟享之意

而承之以肖厥像之文似有他人塑繪而祠之者其下又云薰其德而善良則又似指言觀感而善者愚意不若刪去此句而以有龜斯食承之於關典之下則文理接續血脉灌輸甚爲穩帖亦望再入消詳如何大抵此堂合有名號不可以國子明倫之扁泛然混施幸願更思美名取正於厓翁而隨後上楝之日高揭盛作而誦之則其與一日再祝意義重複節目顚倒者得失如何凡此皆所以悉陳淺見而已非有固必也幸與叔載兄細入思議從長處之則僕豈有不相從而必執己見之理也末由面論煩之紙筆惟

縷縷是懼

答李叔平 丁未

屛伏之中得蒙 恩除感惶交集罔知所處承指迷甚詳極荷盛愛但來諭以昔賢行止相待僕何敢當嘗記朱子之言曰若以常調官發身者當以常調官自處僕之意則惟十室荒城爲可以粗安愚分如高官大爵則決不敢就況此潰裂之地人情之所厭避何敢傲然自高詑以待士之不誠而爲逡巡引却之計耶陳疏之後決無得請之理不得請則旣不可徑歸又不可苟行其進退之際尤似無擬亦嘗思之爛

熟惟有一箇黙字爲今日恰好道理傳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此言深可念也未知以爲如何幸有以反復之生明日入山居八日登途欲於 上壽日前肅辭出城度念三四當還到此矣

與李叔平 戊申

直臣還入 經幄此非社稷之福而治平之兆耶閱邸報不覺喜動未知何日啓行耶須勿遲爲佳此非如平日不可不急趍 召也但朝中爻象甚多可虞而此時適當言地固知得喪禍福非所計較論議是非毫釐必察處不可不十分思量也生謹具一疏以

應求言之　教其言無可採取而多觸忌諱因此早晩必有禍敗然不敢爲　明主不盡言耳相望甚遠如此等事未及相可否已爲發送殊可嘆也卽得漢陰相公劄子於邸報中節節皆是格言極令人增氣拜候時幸及此意爲佳

與李叔平

老兄登對之啓出於忠君愛國之血誠犯忌觸諱都不顧計聞之嘆服然聖人所謂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著今已驗之矣兄之蹤跡已不便於朝廷之上況銓部之所以待吾兄者不可謂不薄其遠於一

嗚輒斥能幾何哉念凡進退極爲狼狽反復思惟不啻在已留則近於憒憒去則涉於悻悻不知作何善處然後方合於古人去就耶大抵怨尤之意一切不形於辭色之間觀勢徐退使人不知所以求退之端似當似當昨見月潤兄微聞兄簡中意心慄背汗令人更死無路積戾餘生老死泉石之鄉有何慊於相愛者之意而必欲作此有萬害無一益之舉使人更上筆尖耶獨不見近來紛拏之態而反欲效之耶若果有此則蒼石亭中無生之迹矣幸諒之

答李叔平

出山有日憂病閉蟄未暇奉問積雪深洞忽有剝啄聲此時得故人例音已足驚喜況承白雪高調璨爛盈牋擎讀忻快有不容口雖置之歐王白戰之場也不多讓顧此衰拙何敢望和一味縮手驚嘆而已明日當宿于醫舍倘可蒙枉否餘俟面罄

答李叔平 己酉

蒙示朱節上年在達城時徐君行甫以寫本見寄及復觀玩則其命題造語不無可疑不敢謄出後以微意告行甫則退溪先生亦嘗疑之云而察其意則似以為出於老先生無疑淺見不敢復言之矣今見吳

跋及來示皆以爲他人道不得生何敢復容喙耶但斤言隻字俱在於大全緣何許多文字乃見遺失耶安知非戴師愈麻衣易之類而後生不敢質言可嘆

與李叔平 辛亥

朝報中得一二亦可謂超然已了一大事第未知掛冠行色能無再動否極令吾徒增氣奉賀無已向見領台書近來事業全輸李叔平一二着五峯亦言輸寫血誠扁舟南邁李養久書亦嘖嘖稱道不能已耳霾炎此劇想惟靜臥林園日有清爽之趣自此驅馳汨沒者觀之其得失如何耶健羨彼以此事爲去就

而　聖意乃以不阿時好許之爲聖人之徒者又安
得不視此爲去就耶天地幾乎閉塞奈何頃到淳昌
有絶句道懷而本郡守與彼中交通故忍而不發今
漫録去耳月澗兄想已快復近得書否懸念

答李叔平

初聞北除固知聞　命卽行爲合於臣子分義而只
謂老兄病甚羸弱不能自力故前書以爲慮卽承垂
示審行意已決所謂萬事聽天無險不夷者眞達理
者語壯哉壯哉直令人胷次快活不覺起立死生有
命嶺海之外豈能死鄭志完耶望後當卽造叙矣向

見洪叔京欲與金鍖輩數四人結屋於船巖果以語生只以煩則不穩之意告之矣承示知馳書布告有若講學之爲者極爲驚駭毛骨竦然卽當如戒停止之少年銳氣不免浮薄如此可嘆可嘆祭三代乃是時 王之制退溪先生答學者亦曰當遵國制士子好禮之家從程朱之論祭及高祖亦不妨云云蓋程子之言曰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必至於高祖下至祭寢亦必及高祖（不記本文大意如此）然朱文公屢稱此言家禮亦用此制故退溪有此說矣餘俟面悉

答李叔平

大雪閉門書問忽至慰豁之深有非常日得書時比也國俗太隆於墓祭至有四名日之號而四時正祭或爲之輕其失禮之本意固如來喻所言形體所藏魄靈依焉孝子追慕之情爲之展省於霜露改候之日亦人情之所不能已若以伊川野祭比之則其抑之太過矣今但致隆於四仲之祭而三月十月兩朔上旬卜日上墓似爲得宜十月上墓家禮雖無此文而東萊宗法有之今中原人皆用之故寒岡諸丈遵行之下道已成俗故前日醫舍之會略陳此意而盛見亦同此則願相與共行之自今年爲始惟忌

日考妣配食及前期茹蔬兩款國俗行之已久而又非大害義理且從從先祖之文俟他日熟講而變通之未爲晚也如何如何高明欲一依禮文淺見不免因循惟固陋是愧

答李叔平

專伻寄詩致意勤懇深荷深荷度嶺秋陰來曲檻浸天潭影抱孤臺造語奇壯置之　大明詩林亦難辨別但被之窮山草屋爲不着題耳堪憐好誤兩語似於得失上微有放不下底意見騷人此等語固多區區之所望於賢兄者只願吟咏性情之際揀出第一

等說話不雜以俗下見識蓋恐如前日有名無成一
句爲徐行甫覷破也生反復思之惟有 恩輒趍謝
爲臣子道理其他許多狼狽皆不可預料而巧避但
謝 恩之後卽爲控疾而還亦是今日所處時義當
然設或有情外深文亦不暇計吾爲所當爲者而已
賢兄進退亦須早決受由之後日子太多淹稽至此
無乃分義未安耶幸速善處如何生旬九發程宿于
醫舍其時未可枉駕耶千萬俟奉不具

答李叔平 戊午

賢胤來審安穩慰慰甚荷表揆之情分不敢不承教故

諾之久矣今見紀事之文簡而不短文而不冗令人添減不得此嘯臯之所以縮頸於穌齋之託也恐不能副盛意以病吾子奈何奈何字辭亦甚好其間一二字有疑別紙奉稟未可略加斤正耶

與李叔平

淹汾上幾日想江閣春暄道況益勝恨此沒頭衮冗無由作鳳陽仙侶耳生昨到愚伏林木益茂美半日坐巖臺閒無塵喧直欲仍坐不出而不可得可嘆水滿小池新荷欲出水未可一動否企企

與李叔平

前日蒙示屏詩八篇緣應接頗擾未暇細觀近於齋中始得反復數過其中操心一篇於淺見有不能無疑者此等不比閒漫吟咏正朱夫子所謂不容毫釐差處請悉之以求正焉操存省察雖同是心地上工夫用功時分不可相混故中庸首章故君子二段先儒皆作一衮說看而朱夫子獨分作二截其意極精而先儒止水中間一點動處之譬亦儘明白至於克治之云則又是審幾後下手着力之事今所謂發於形氣利心纔動已私攻克等語皆是省察克治工夫似不屬操心專蓋此處工夫極細故着語極難故曰

戒愼恐懼不須說太重又曰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
一操便在這裏又曰要在腔子裏只是於思慮未萌
知覺不昧處略綽提惺不令昏放耳未說到人心道
心天理人欲分界處也第念老兄自少日用力於此
等文字不爲不精而日用間亦必有體驗之功今於
貽燕之文必不胡說抑無乃鄙見未透妄生分別耶
揣度之語恐未眞的幸細思而明敎之則古人所謂
不有益於吾子則必有益於愈者其在此矣鄙見萬
一不謬則改下親切語或改其題而更加隱括如何
如何制忿篇末句欒山語固好常念明道先生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一語爲制忿之要法恐未可舍此第一等說話而求之於彼更以此語修改而押觀爲韻如何

答李叔平

示諭縷縷說出片片赤心讀之令人竦動繼之以憮然也操心工夫果難着語以治心改其篇目以存養省察兩項工夫對擧而互言之則以見高明之見敏妙之筆必無甚難如何抑生之所見聖人教人每曰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使人就外面有形

象處加功則必自然不放而仁在是矣未嘗說心說
性指示初學其意微矣今老兄屛詩亦皆就人事上
着勉戒意意甚簡當此操心一篇姑刪去使後人於
事上着力則裏面自然收斂況制忿窒慾已是治心
大段事不必更着操心然後心可操也如何如何制
忿落句改語似泛仍前語不妨不妨吾儕自幼少時
讀書亦非全然無意於此事而不曾着一兩年辛苦
工夫悠泛度日了無所得今則餘日無多精力已耗
眞成孤負此生矣以故向於龍門座上舉禪家一句此
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之偈乃是衰境深

有感之語也然前頭惟有刻意催趲如恐失之庶爲收之桑榆之計此外更無他事若悲嘆太切則反更害心矣

答李叔平 己未

方欲作書適此承問喜慰倍常淸詩二篇哀餞分明關於世教大矣不勝咏嘆但古人詠物之作以含蓄爲貴令人反復諷誦得其所寓之意於言語之外故其味深長老兄語無乃太露耶明明日欲與賢伯仲穩叙而不敢專人折簡盖以置酒請客爲嫌幸將此意通于月澗兄並巒來與至佳康兄亦有約矣看此

時勢得與親朋造膝論心亦非易事前輩良辰不可負白酒泛黃花之句眞可謂甚於痛哭也餘奉不宣

答李叔平 庚申

承審作意命駕過哀而返感悵交集寒岡之訃此亦聞之不勝驚怛所示之禮生等曾用於西厓先生蓋以師生義重也吾輩敬慕此老不淺聞其訃而哭之於家固無不可至於會哭公處恐或過情況此得之道傳未見士友訃報尤難徑擧生今姑變食而已然何敢自是乞更入思量如何以爲未安則反復之甚善甚善

答李叔平

昨承詢及忙遽間未暇叅攷故事只反求乎心意之所安者率爾奉報玆蒙更賜反復諄悉無餘至於廣引前輩行事以求至當之歸有以見臨事不苟講禮必精之盛意不勝欽嘆孤陋之見不敢更贅請姑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據此則雖師亦無會哭之禮聞訃卽哭蓋悲哀之發在初聞喪豈有呑聲忍淚必待同門聚會然後擧哀之理乎丁未醫舍之哭適值吾輩同在一處故得同時擧哀不然則兄不得

待我我不得待兄矣惟師生義重初各舉哀之後更聚於公處齊聲哭臨如五服相弔之儀方有節次似不可已此皆實情所發而心之所安初非以如此然後先進可尊吾道可翼也胡安定不可尚已如王蘇二公或配食聖廟或列數伊川一時論議固已靡然師宗之矣佛宮會哭雖未知一一皆是受業之人要亦必以隆師之義處之也若一時大賢繫天下安危關生民休戚如司馬文正公則都中之人莫不奔哭又不可以師生限之而亦至情所在坡翁所謂惟天不容僞是也來教所謂但有所疑不敢不言講之有

素臨事不差等語皆是至論令人感發亦知平生不
以無狀而鄙外之故敢此傾倒未知果能無謬妄否
也

答李叔平

承審日來靜履益勝慰仰將理之教謹服膺何敢不
量氣力自取傷損無念幸甚安仲聞有來音而時未
至至後如或言及示事則當依教但罰之輕重惟一
視罪之大小而施之所謂事來順應者然也傷於刻
核者固是近於矣人務爲宛轉者亦或流於姑息甚
至於市恩之歸失出與失入其失均焉罪之疑者從

輕不疑而輕之則有罪者無所懲矣每見老兄論人處事之際慈詳太過雨露偏勝此是仁人君子之心若至於以媸爲姸則鏡不得爲鏡矣書虎定罰無乃近之耶先賢論用刑處極分明極該備特老兄主意如此故讀書遇會心處記得牢固他處則放過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耳幸毋以此爲十分至當之見如何

答李叔平

頃日修復之際偶爾信筆略說平日所覬於老兄者必效規益而撥忙胡寫語無倫次茲蒙不以爲陋惠

以長牋與之反復教誨縷縷數百言皆是格語莊誦再四不勝感嘆其中雖或有幸生庶幾無枉死兩句又是千古名言與古人所謂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者若合符契尤爲之擊節無已至於雨露偏勝之云乃爲老兄平日居鄉論事而發論魏公等事大不相干而來教并及之費了許多論議竊所未喻至謂生於魏公不惟論之而又斥之尤不勝駭懼之至南渡人才李綱爲第一魏公次之其忠義偉然死而後已自非昏妄失性之人誰敢斥魏公耶生於王導則果深斥之累與兄爭辨不置於魏公則無此焉無乃老兄

錯記得耶惟其黨宋齊愈而劾罷李綱乃爲大錯此則固嘗病之然亦百世之公論非生之私見亡者可作亦當爲法受惡矣何可以是而謂之斥耶乞更思而再教之如何

與李叔平

前奉瞥然懷想轉切卽因來人審動靜佳勝且得宅相慰喜無已生緣叔父証勢尚爾沉困憂擾度日悶悶先生文集刪繁就約非徒事理當然又是先生本意固無不可至於文字語句雖稍有未簡當處不可一一刪節刪節猶可竄改尤未安當初非不知此而

只緣狀啓公移中欲去吏讀故於承接處不免代以他字蓋出於不得已也即見雜記中有一兩處點改亦有不必刪而刪處鄙意欲依本文以存愼重之意如何如何大抵先生之文平鋪委曲惟取辭順意達讀之如相對說好話老兄之文鍛鍊刻削精簡矜莊得之於子厚者爲多兩家文章氣象自不同各全其眞體可也昨日讀朱子與南軒書論胡文定改兩程文字有曰前賢文字稍有不慊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讀來令人瞿然汗出吾輩前日所爲正

犯此戒方欲相告來使適至而適見又有點化處故爲兄誦之文多不能盡録俟他日相對展讀耳

答李叔平

示諭縷縷辭嚴意懇懦夫警發深矣感荷千萬僕於此事本非所堪而近爲親舊所迫不免代斲況於先生家事何敢一毫推托誠以形容盛德不比他人銘誌一字不可輕易又必其言見信於人者方於發揮有力嘗見海東名臣行蹟中有一二門人爲其師稱述而非徒語無斟酌亦是自家無聞於後世故人之見之者或無取重之心無益於發明師道豈不爲可

懼耶以此雖蒙諸友敦勉亦知於義分不敢終辭而未得卽下手成十年遷延乃是自知甚明而老兄反謂見義無勇豈非見愛太過而有所蔽耶鄙意吾輩未必便死惟於未死之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庶幾或有進益無忝爲老先生門人然後從而發明之乃爲實語而不爲見者所㚖笑如何如何只恐昏憒日甚無以成此志此大可念也編摩惟當極其精粹而已如來諭所云恐未免流於私意如何如何語長紙短俟他日面論

答李叔平

承還自汾曲慰沃山城之行聯轡甚樂但生不到山
棲已隔一年而過數日則溪花欲落爲此明日着吟
鞭留一日弄兒孫四日向山城作計已熟玆不得副
敎耳曾與无悔約於還時抵盧丈兄亦同之如何深
山獨行必太孤寂明日偕到愚谷則尤爲勝致如何
如何鄭公希登乙巳士類而得禍者其行蹟一冊自
京中傳來令致兄所故付呈此等名流未及百年已
湮泯不知名吾東方文獻不足如此良可慨然鶴老
碑文改藁更呈幸細評見敎爲望行狀一卷幷送望
須撥忙着眼叅校彼此庶有以知述者用心處矣其

或當留而不合删處亦望示及

答李叔平 甲子

一日而再得書良慰良慰兄弟相知自丱角到白頭乃以生爲有動於惹拳耶若爾則雖謂之如新可矣歌歌君子之語默有時如石守道慶曆之詩豈不爲正論而范老不免吐舌豈范老有動於惹拳耶今日爲老兄計姑且凝然不動待後日生之將入禍穽然後一言以救之於語默爲得其節而生之所望者在此矣今乃徑出而大言之豈不爲快而不免爲相隨入井故惜之耳老兄且道生若畏禍何苦而生此曲

拍耶況人當爲其可爲者而已人知不知何與於已
而必欲傍觀者之知耶千萬勿作此見解甚善甚善

答李叔平

前書所云何不少忍如此輕發者非以兄言爲失當
也但慮無益於事而有累於兄耳前日與叔載書中
亦以相隨入井爲言苦意蓋可見矣來書縷縷說盡
許多道理有若爲全不相知者發何耶大抵兄之孤
雎本置禍福於度外而相愛者惜其輕發而觸禍不
相樂者羣起而譁然以爲拔劒而護黨其擬去首尾
孤行片句亦何足恠哉已展難縮只得硬着脊梁待

他所爲何可呶呶多作說話也

與李叔平

前日所製呈文深得事體而大臣之意必欲先述毛功昨已改撰寫啓矣鄙意反復思之此事終是十分未安凡事必以忠信爲主論人論事須寫出實心待凡人猶當如此况 天朝使臣入我境必欲聞本國實情而我乃僞作頌功語共爲欺蔽此是何道理耶况一邊方爲辨誣之奏一邊又爲頌功之語 詔使其不視我爲巧詐不直耶恐或有後悔如何欲言而無言責兹以相告幸深量細思議爲啓辭如何此呈

文已經　啓下故須啓辭方停矣

與李叔平丁卯

數日程本非遠別而多亂之中自爾惆悵此豈獨衰年景象耶想經宿尊履益勝否明日之行更無前却耶捧讀　敎書非徒辭意懇切虜情無厭之狀極爲痛憤誠使四方義士沫血切齒同心戮力直向賊營而歸曲於虜則彼亦必不敢以拒絶　天朝要我而奈人各愛身人各異心不肯進一步向賊奈何奈何體相分付已知募兵難用於赴戰只令把守嶺路此直是明見只宜遵奉施行庶有一分着實之效而區

區之心猶欲整頓義旅前進漢江只是荷梃之卒數旣零星繼餉之事尤極難辦不免自潰之患則彼此不及有名無實以此趑趄徒有苦心寢不能寐食不能甘耳幸細思見敎如何

答李叔平

別後方切惆悵得書知經宿動靜珍勝深慰蒙敎意甚眞切謹當佩服平生受用難進易退字非不勤懇着力而到底每爲分義之論所轉退不能於急流中抽身出來良可慨然今則病衰尤甚本無前進之念而義不可不復 命兵亂之後萬事潰裂不成 朝

家形狀又不可輒求退去有若自占便宜者然老兄獨不念雨無正之詩乎淺見則以爲當安逸之時而不退則爲貪祿當危亂板蕩之際而退去則爲無義如何如何旅翁與吾輩不同願老兄毋以打乖法門爲可據而學也承俯詢不敢不盡愚耳

答李叔平 戊辰

登程遇雨日又寒甚念行李艱窘爲之惘然再承令翰審舟行好到樓巖稍慰懸想入峽却愁逢暮雨捲篷無興看秋山眞警句而亦令人愁絶也卽今想已歸臥丘園靜味日深回思向日沒頭京洛風塵費入

推擠眞不翅仙凡矣健羨如何但詩中微有放不下底意思故不敢以示人矣吾儕衰老已深餘日無幾幸及此閒暇時沉潛義理以益求所未知此爲究竟之法況有對床之樂足以相與眞切講劘世間閒是非何足留胸次間耶

答李叔平 庚午

尋常一念懸在左右忽承遠翰文詞筆畫較平日無異君子以理節情之功固應如此不勝賛喜生歸臥林丘日有靜味只是西山一面主人不在有懷無與晤奈何

答李叔平 壬申

承問及慼慼生眩症漸重觸事茫然所問服制當初全不省察但知圓領衣緝下之爲齊衰而別製衰服則不曾慮及只製圓領衣明將成服今得兄示驚慮然以官家文字觀之則似當以圓領衣成服不必別製衰服如何如何西厓集跋文蒙示不勝擊節令人三復嘆賞點抹批示之教非所敢及只以貪於愛玩姑玆留置案上俟後璧還伏計第有一事不敢不奉禀者生之藻鑑本後於流輩而今則心神虛脫又非前日之阿蒙而來示猶以故意期之不惟在生慙甚

亦非故人相悉之道幸千萬諒之他日相對則必能察見矣昏眩不能盡意

答徐樂齋行甫

千里一書一字千金披慰之深有如對晤就審靜居安勝想涵養持守之功益就平實恨無由親叩緒論耳鄙生頃冒師席一日不敢安適受由南歸途中得病控辭遞職今已久矣承示諭不勝慙赧自惴空空有何分毫可以及人向年與仁鄉諸益得以從事於講劘者亦藉契丈爲洞主耳杜門跧伏求免於罪過之不暇幸勿以此等事相期以重外間譏誚也世變

無窮無所不有仰屋之嘆何可及之紙筆耶苦事苦事五先生從祀文廟昨日　聖教已下物情之快不啻披雲覩日欣抃如何千萬不宣

答徐行甫

山居岑寂懸想方切卽承盛翰不勝慰喜第聞精甫說夏間失攝甚重今纔向穌云惡寒固是左右常年氣候然若比前加重則或是元氣衰弱之致幸願倍費調攝以盡愼疾之道甚善甚善經世半生行世無一善狀年垂五十尚昧行藏白首躄躠竟致身名兩辱自訟無及柰何柰何蒙慰諭勤至感怍無已日間

無宅事惟讀書攝心庶爲補過之地而目益昏氣益憊不能俯案展閱只分此生作癡鈍一漢而止甚可嘆也相望不甚遠無緣披對瞻想德範但切忡悵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經大詩

十卅